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中国少年作家网

指间的阳光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中国少年作家网



一部最青春最阳光的文学新势力
知来，知去的文字情怀

第十期、第十一期网络作文（A卷）获奖者名单主编 **曹国平**

60位文学第一精英 **李国平**

60位十大少年作家之一 中国少年作家网特等奖获得者

网文经典之作

中国少年作家网



目录

Content

- [序](#)
- [开往春天的火车 \(1\)](#)
- [开往春天的火车 \(2\)](#)
- [开往春天的火车 \(3\)](#)
- [开往春天的火车 \(4\)](#)
- [流星划过的时光 \(1\)](#)
- [流星划过的时光 \(2\)](#)
- [一起跨过栅栏的青春 \(1\)](#)
- [一起跨过栅栏的青春 \(2\)](#)
- [阿婆那畦花 \(1\)](#)
- [阿婆那畦花 \(2\)](#)
- [阿婆那畦花 \(3\)](#)
- [失去奔跑的人 \(1\)](#)
- [失去奔跑的人 \(2\)](#)
- [失去奔跑的人 \(3\)](#)
- [失去奔跑的人 \(4\)](#)
- [父亲的房子 \(1\)](#)
- [父亲的房子 \(2\)](#)
- [父亲的房子 \(3\)](#)
- [天空 \(1\)](#)
- [天空 \(2\)](#)
- [天空 \(3\)](#)
- [天空 \(4\)](#)
- [天空 \(5\)](#)
- [天空 \(6\)](#)
- [天空 \(7\)](#)
- [天空 \(8\)](#)
- [流觞 \(1\)](#)
- [流觞 \(2\)](#)
- [流觞 \(3\)](#)

- [流觞 \(4\)](#)
- [牵牛花开的日子 \(1\)](#)
- [牵牛花开的日子 \(2\)](#)
- [牵牛花开的日子 \(3\)](#)
- [蜻蜓的眼泪 \(1\)](#)
- [蜻蜓的眼泪 \(2\)](#)
- [槟榔爱情 \(1\)](#)
- [槟榔爱情 \(2\)](#)
- [槟榔爱情 \(3\)](#)

序

这套书是继《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彩虹站在屋顶上》、《我的燕姿时代》、《青春正传》后，重点推出的第四套书。这里入编的大部分少年作者，是我主持编辑的“中国少年文学网”的作者。这里收录的每一篇作品，都曾经经过我至少两次的编辑。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少年文学网站的编辑，我面对的网上来稿以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这里收录的每一篇作品，总是一次又一次将我的眼睛点亮；这里入编的每位少年作者，也总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发现的惊喜。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始终以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基于此，这里入编的大部分作者在被我发现之初，我便通过各种渠道竭尽全力予以推荐，先让他们在网站首页冠名“少年文学之星”醒目登场，随后让他们在我兼任编辑的几家少年文学刊物隆重亮相。由于自己的努力，他们中的一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出版社为他们推出了个人专集，在少年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出于对他们作品的熟悉和了解，我深知他们的水准跟目前所拥有的名气还没相配，我觉得对于这些极具潜力的少年作者，应该在少年文坛赢得更多的关注。鉴于此，我开始策划主编这套书，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和认可，为今后他们走向文学殿堂铺平道路。当然，我不敢奢求经年之后，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成为文坛大家，那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但我希望能有那么几位，通过我的推荐和扶植，能在未来的文坛叱咤风云！

记得，刚策划主编这套书之际，有好心人劝我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举动，他们认为编选已成名的少年作家的书更省心和省力。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作为一名编辑的同时，更是一位写作多年的作者，我深知伏案写作的艰辛和长期被埋没的苦痛！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一行内，应该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很

多时候，我甚至鄙视那些对明星作家热捧的所谓的批评家和名编辑！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批评家和编辑，应当去沙砾里发现和挖掘金子，而不是面对已挖出的金子赞不绝口！

再说说这套书收录的作品，因为它们均出自少年作者之手，其成熟度和完美性肯定无法与名家相比拟，它们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缺点，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弊病。但其中蕴含的灵气和才情，不得不让我们由衷赞叹。成长只是一种过程，我们足可相信，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丰富、写作经验的积累，届时创作的作品一定不会逊色于活跃在当前文坛的大家们；我们也足可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成为一颗颗耀眼于文坛的明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将这套书即将出版的消息，告知每一位入编的少年作者的时候，他们发出的一声声充满感激的“谢谢您”，使我的内心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策划主编这套书，我无意赢利，也不图虚名，只想尽自己的力，多点亮几盏文学的灯，联合他们的光，去照亮中国未来的文坛。

2009.2.22于泥花香书轩

开往春天的火车（1）

李军洋

1

我喜欢看《周渔的火车》，喜欢那种在火车上来往的感觉，看着天空，心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什么也不是。看过之后眼角就会有眼泪，瞬间迸发出来的伤感席卷而来，让人窒息，甚至有些不愿意再去看这部电影。有时也会去想电影里的周渔，穿着红色的衣服，像一个红色的精灵在飘呀飘，轻逸的感觉像给自己一双翅膀，穿刺云霄，过树穿花。

静下心来，我在等待行走。

却在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J城打来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清脆，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她让我喜欢的原因，我有些迷茫和困惑，这种喜欢来自她说话的寂寞，把我感染，把我凝固。她说她叫阿宁，是一个在读高一的女孩子。我没说话，听她继续说着。她是一个喜欢我文章的女孩子，或者说，是我的读者。我们之间就是如此简单。

我并不喜欢把自己的地址公布出去，由于编辑疏忽，把地址写了，这个女孩子最终找到了我。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都不要去追究，重要的是她走进了我。在她打电话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她的信。信很长，有五页。她在信里说，要疼我，喜欢我，关心我。我很感动，看着白色的纸页上清晰的字迹，有点想哭的感觉。

我和S才彼此离开，当我看到这封信，又把我心中的伤口撕裂了开来。我喜欢S，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曾经在笔记本上写着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可我发现感情、诺言、信物，后来证明，都是用来违背的。在以前我相信过，有人会疼我，爱我。我甚至相信迷信，像爱情娃娃以为买来一对，绑上了就不变，却比永远少一天。有一天

在抽屉里翻找，看到它，孤单的，安静无比。就看见那个我，一张撒娇不切实际的脸，然后微笑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来信的女孩子，这样傻瓜一样充满勇气的心情，还是以后人生里需要的。因为我需要爱情。这刻，她已经不再是我的读者，是我心灵里守护的伴侣。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想爱情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就走在街上，看着地上的落叶，然后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着。我活了这么些年头，会有很多理由让我去恨这个世界。比如一个用情不专的前女友，或者一个夺人所爱的老朋友，种种种种。可是我不想这样做。那会影响我对幸福的感知，我怕亏。人为什么活？你为你，我为我。当我面对不了狠心，何不提醒自己，他人早已对我狠心？

我给她回信了。我没用手写，时间仓促，在电脑上敲打了几页，我在信中劝着她，希望她好好学习，等等。语句散漫，情感也散漫，这封信最终沿着中国邮政的路线到了她那里。然后她泪水哗啦啦地掉了，在她眼里，我就是个神圣的作家，一个值得她牵肠挂肚的人。也许是在她最枯涩的岁月里，看了我的文字，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她一直在说我的《童话》。那是我的一个短篇散文，写的是高中那段寂寞而又孤独的时光。

偶尔我也想，我怎么那么傻呢，怎么相信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我们原本两地，原本孤单，彼此聊心而已。内心深处，可能会有种自私的想法，我想拥有一个她，一个时时刻刻都只属于自己的她。但，我知道，那根本不可以。谁也无法向谁兑现，那不离不弃的承诺；谁也无法向谁兑现，那敷衍后的亏欠。一直以来，我很困惑，这个写信的女子，她到底能带给我什么。

开往春天的火车 (2)

我看了家里所有的信，有上千封，全部是读者写的。我被他们感动过，可我没想过居然最后打动我的，是这个女子。我忽然想写下她的名字，玲玲，在年华里朝三暮四的女子。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S，她笑了，说我傻了吧，被爱情吓傻了。我没说话，看着她，心中一阵寒冷。那个曾经在我温暖如春的怀里的女生已经变了，现在像一只猫，静静的，没了一点表情，我只是落荒而逃的老鼠。后来想想，爱情，也就这么明白和简单。

于是我选择了去走进玲玲，她真的是一个值得我去迷恋的女子。

一周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有三页，信上写了她的生活，但没说到爱，也只是喜欢。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空欢喜，误解了她的喜欢，她对我的不是爱，而是喜欢而已，喜欢一个作家而已。我有些失落，有些绝望。我把自己锁进网络里，在游戏里不断地厮杀，看着那些血腥的场面寻找生活里没有的快感。

2

这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在为这样的生活而努力。想在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有一座温暖的小房子。想种一些花，养一只猫。想看几本书，听几张CD，看一些电影。当然，还想有一个爱人。无数的人，从南走到北，在梦醒时与失眠时渴望着橄榄树。然而穷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样的生活。我也是这样的人，跟海子一样，面朝大海，却得不到春暖花开。两年来，我没有和玲玲联系，之间我不断地换女朋友，我有过多少感情已经无从数起，却从未得到真正的爱情。

这一年，她上大学了。她在网上邂逅了我，我们彼此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想到了两年前的她，那个说喜欢我的她。我们聊了整整一个夜晚，她说，像我这样的，你会不会来爱我？长期抑郁失眠的人会不太想要人看清她的脸。就是她这样子。可是她后来说，黑白对错，微笑面对我的生活。我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即使这女人把大半张脸

藏进头发里，即使她只有非常单薄的声线，可我真的爱上她了，玲玲，我就这样叫着她，一直喊着她的名字。那年，我十八，她也十八，我们彼此沉默。

后来，她说她爱我。我也前所未有地爱上了一个遥不相识的人。因为她，我爱上了那个城市。我期盼着一次真正意义的远行，我会去那个属于她的城市，不顾一切的。这个夏天快要过去，我开始拼命地筹备一切。她很高兴，知道我要去那个城市了，她说，她会花掉所有的感动把我留在那个城市。

到了夏天，我坐上了去J城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想着周渔，想着她坐火车来来回奔跑是为了一个男人，而我呢，却是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我有些激动，有些说不出话来。在火车上我变得很怪，可是我很喜欢和人讲话，什么话都讲。笑容很多，还不时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多。

她在J城的火车站等我。我没想过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当我见到她的那刻，我没想过她会如此的漂亮，胜过S，胜过我以前的任何一个女子，她叫了我的名字。我上去握着她的手，她却笑了，说我应该抱着她。我站在空旷的站前广场上，抱着她，她像个婴儿一样，温暖，可爱。她已经从文字里知道了我的一切，她要我快乐。她说了很多，最后我发现快乐是可以自己去选的。如果你有很多理由不快乐，那么也一样有很多理由快乐。她拎着我的大包等出租车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切淡然了。给了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耸了耸肩，笑了。我已经不需要用眼泪来过滤谋求一种缓和达到坚强这个词了。因为，我有了她，我亲切地喊了声，玲玲。

开往春天的火车（3）

我住在J城的一个小宾馆里，她回到了学校。她请了一周的假，每天安心地陪我，跟我聊天，听我说笑话。她很开心，我很快乐。我们手拉着手，一起笑着笑着，然后幸福泪水一起坠落。她带着我去了乡村，J城的一个乡村，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乡下的生活很好，山清水秀，蓝天碧水，一切都那么安静祥和。她躺在我的怀里，给我唱着J城的民谣，很好听的曲子，让我舍不得离开那个城市。

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问我，爱是什么？是呀，爱是什么呢？谁在初遇见，不盼长相守，他日意念改，人力难回圆。谁猜到昨日花开蒂落，今朝无果可结。能厮守，定要与最爱厮守。只是世事无常，真心真意总是匆忙。后来的后来，让来的来，让走的走，红尘化浮云，人渐凉薄。爱情就是如此残忍，让我们有点来不及去抵挡。看着身边的她，我们掉眼泪了，为了不分开而掉眼泪。

我说，等吧，三年后，你来我的城市吧。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水。她很坚强，并没有掉下来。她突然一下紧紧地抱着我，喊着我的名字，她说，不要离开好吗？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不说一句话。我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把她埋进我的怀里，我听见她浓烈的呼吸，像一把烈火燃烧了我们。

我解开了她十八岁的春天，解开了她十八岁的青春。看着她那张稚气未脱的脸，我有些责怪自己。但我没去深深自责，毕竟爱，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公平的，我知道，我将用《周渔的火车》来演绎自己的生活。是她，让我对这个城市结下了感情。

我原本以为她会在火车站等着我一次次的到来，她却给了我一个耳光，她说，我们不见面了，好吗？看着她说话说得那么干脆，我突然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受伤的，当我爱上了一个人，老天却眼睁睁地看着我失去她。我没哭，正像他们所说的，我的生活再庞杂混乱都可以独立有序的存在而互不干涉。从来都觉得没有必要主动告知谁，关于

旁他的琐碎。所幸之事，玲玲至爱过我。了解我的人从来不对我祈求太多，可以自主地选择陪伴或者离开。甚至做出怎样重大的决定都可以不必对我告知，那是你们的自由，我自始至终无权干涉。我只是缄默。不晓得这算不算是错。

我离开了J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趴在桌子上静静地写字，脑子里想着远在J城读大学的玲玲。我也来不及去考虑玲玲对我的残忍，我面对着我的前途和未来，参加高考，考上一个大学。我站在教室里，赤裸裸地面对，是枪林弹雨，是难防暗箭。怎样，我都不会选择闪躲。内心坚强，表情笃定，我如磐石一般雷打不动地伫立在这疾速溃败的芍药未央。等待，太过长久。待到你花白了头发，苍老了容颜，我也终于尘埃落定。然而，这样的说法，为时过早。它终会变成一个神圣的仪式，跌宕着钟声，白发以及死亡。如此这般，我也就圆满而无憾了。

高考后，我并没落榜。我被一所大学录取了，我不高兴，也不悲伤，或者说，不温不火。我在想J城的玲玲，这几个月来，我的心慢慢被她占据，最后腾不出任何空间。

3

在考后的一个聚会上，我遇见了一个女子，她长得太像玲玲了。她打开了我的心，哪怕这是一场欺骗似的爱。走在闹市里，人潮如歌。那见过的人，看见的风景，坐过的车，人间如昨。只是尚在手心的体温，已转凉。人在景深处，当局者迷。只有我，从未忘却。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春暖花开，不过是一场自欺。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花也真的会开，只是不再如自己所期盼的那样了。原来，还是有那么多的期盼等不到花开……所以，我爱着那个女子，她叫小美。

开往春天的火车（4）

小美和我考在同一所大学。她说我很像他的一个哥哥，接着我就笑了，我说她像我曾经爱过的一个人，她也笑了。我们彼此自欺，彼此相信着对方。她的哥哥是她最爱的人，我的玲玲是我最爱的人，我们错位，最后在一起，我们都不愿意分开，忘记过去。其实无法忘记也不忍忘记的，绝非是一个人，而是我们为一个人用掉的时光。尽管那些时光会让我们时不时哆嗦一下。但是我一不小心造就的，所以矛盾和伤感就都是别有风情的。我尽力去爱小美，大家都很喜欢她，也很喜欢我。所有的人都认为，大学毕业后，我们就会在一起，一起相爱，一起永远。

大学过着王子一样的生活，在这之前我以为大学很苦很苦，其实不然，大学是我一生最自由的地方。在这里，有小美陪我走过了两年，她的影子在我心里根深蒂固。我带她见了我父母，母亲很喜欢她，说大学毕业了就让小美跟我一起走进殿堂，让我给她戴上戒指，让她做我的新娘。我点头允许，但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

她很遥远，却一直从未离开我，她一直住在我心里。如果一切都会过去不如留点回忆，当我看着在我记忆里她的眼睛，我等的是奇迹。结果，她真的来了。我也没想过她会来，她来是为了证明爱我，对我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我知道，她也知道。人会消失，爱不会。人会老去，爱不会。人会分离，爱不会。我会死去，爱不会。她出现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正牵着小美在街道挑选她最喜欢的洋娃娃。

我并不知道我会怎么处理我感情的事情。这是我一直迷恋《周渔的火车》的原因，她在火车上常年奔跑，结果却失去了一切。而我呢，失而复得，有种天生的祝福和幸运。我没有紧紧地抱着她，只是意外，除了意外我找不到任何句子来表达我苍白的表情。

仔细想想，做了许多年握线的手，看着风筝逐风。可有一天变成了风筝，如果迷失了，她们会记得把我找回吗？慢慢想念，慢慢释

然，慢慢不感伤。有些人可以再遇见，有些人就不会那么幸运。我不会再做错选择题。我领悟过，让别人去恨比让自己来恨好，停下来，停一阵子，停一下也好。想着S，想着小美，最后是玲玲。三个女孩子，都在如花的年龄里风一样追逐着情感，最后我们都沉沦了。

我拒绝了玲玲，我说，你回J城吧。

她没过多的伤感，也没怨言，坐上了去J城的火车。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声音，把她带回了梦想的地方。也许不是梦，是结束和冰冷。我站在站台上，落泪了，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觉得累，感到生活的艰辛。仔细想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却不能知道。玲玲走后，给了我一封信，我并没留意这封信，是在我读大三的时候才看的，是在一次搬寝室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紫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看过信后，我睡在地上，一阵无力的感觉。我大声地哭了起来，然后跟小美分手，坐上了去J城的火车。

J城还是原来的模样。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梦想着这个城市，想着她，想着缠绵的夜晚，我和她的所有故事。只是这次到来，我看见的她，已经穿上了红装，成了新娘，新郎却不是我。再次见面，言语少了许多，我能看见她眼角的泪水和对我的恨，我也选择了离开。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一直望着窗外。我有些羡慕周渔了，她可以去寻找属于她的那个小湖，可我呢？玲玲在三年前，为了不想误我前程，希望我考一个大学后来找她，她等了我两年，我都没有去见她。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却抛弃了她。我能说什么，语言似乎已经不再解决一切。这个时候，我想起她在三年前对我说过：女孩子二十岁左右是她最美丽的年华。这时她的心地最善良，她有点成熟，又有点孩子气。男孩子二十岁左右是他最暗淡的日子，这时什么都没有，不能独立又不想依赖，挣扎着彷徨着，寻找自己的位置，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在二十岁左右遇见一个年纪相当的女孩子，那一定要珍惜她，因为这个女孩子用最美丽的年华陪他走过了最暗淡的日子。只要陪他走

过，女孩将永远幸福下去。我们一定要幸福。她用最美好的时光陪伴了我，可最后却失去了。

我拿出了她曾经给我写过的信，泪水掉在了上面，浸湿了她清晰的字迹。我看着她写的，关心我，疼我。这些都已经成了褪色的记忆，我还能说什么，跟着这火车，走进我埋葬的青春，去寻找我遗落在城市的胎衣吧。

流星划过的时光（1）

苏平一直喜欢前面的美怡。苏平自搬到她后面的那天就有点喜欢她了。美怡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很不错，老师也很喜欢她。苏平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戴着眼镜，有点书生气，却没半点像个爱学习的学生。苏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小山说起美怡的时候，小山笑得喘不上气了，他说，你真有那心思去喜欢她？苏平想都没想就承认了，说，咱为啥就不能，我为她做什么都愿意，只要她喜欢我就行。

苏平找机会接近美怡，他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机会。说去找她借本书，太老套了，去捡地上的笔，太俗了，他也想给她买点东西，这样不免有些肉麻，开门见山表明他喜欢她吗？苏平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每天就坐在位子上发呆，有时还傻笑，脑子里装的是美怡的微笑。老师发现他有些不正常就把他喊去谈了话，可谈了之后觉得好了些，过几天却又犯起相思的病来，看着美怡就忍不住笑起来，脑子里胡思乱想，幻想着他牵着美怡在快乐地奔跑。

而且最近他老是失眠，睡不好觉，一躺下就满脑子都是美怡的身影在飞。上课也经常有睡意，很疲倦。一天美怡发现他在课堂上睡觉就轻声叫醒了他，他起来看着美怡主动和他说话，心里甜得比喝了蜜还幸福。他对美怡说，我看不懂课本上的题，你能帮我讲讲吗？美怡也没拒绝，很乐意地说，当然可以，只要你不要在课堂上睡觉。

接下来的日子苏平很专心，上课会认真地听，而且越来越勤快，时常就往美怡那里跑。小山拿苏平开涮，说苏平被爱情玩转了。苏平死活不肯承认，说，谁说的，我这是想学习了，想考一个大学。

圣诞节那天，小山去问美怡去不去滑冰，美怡答应去了。苏平自然也跟着去，不过去滑冰的钱就得由苏平来掏。苏平想自己是个滑冰高手，要是美怡不会滑冰，就可找个机会接近她，牵她的手，然后找时机进攻。谁也没料到，美怡会滑冰，而那天牵她手的也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男生，美怡说她怕摔着，本来苏平抢着要去牵，却被那个男

生先下手。苏平心里很郁闷，自己花了这么多心血，得到的是这个结果。他干脆坐下来看美怡滑，她滑冰的姿势很好看，苏平就托着下巴，双手合抱住大腿尽情地欣赏。也不吃醋了，就抱着看，看了之后就笑。他越看越喜欢，突然拍起手来。

滑冰后小山跟苏平去吃火锅，苏平主动去拉美怡的手，问她去吃不吃火锅。美怡看着拉她手的苏平，居然没反抗，答应去了。他们来到一家叫怪难吃的火锅店，小山看着店名，问苏平，进去吃吃看真难吃吗？苏平转身就走，去别处吧。美怡看着要走的苏平笑了，说，你真傻，名字难听就不好吃吗，这里有很多海鲜，很好吃的哦。三个人就这样走进来，坐下，吃了一锅，出来的时候十点了。

苏平要送美怡回家，美怡没拒绝，对他笑笑。两个人走在街上，苏平觉得很不自在，首先是感觉自己有好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他望着美怡，看着她那张脸在灯光下妖娆无比。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苏平问她，你累吗？美怡对他说，能不累吗？苏平一个箭步走上前去对她说，那我背你回家，你愿意吗？

美怡没说什么，只站在那儿，然后微笑了，笑得很勉强。苏平真的去背她，美怡感到有些羞涩，但没反抗，一下子就被苏平背到了背上。苏平背了几步感到很累，就笑着对她说，还是我牵着你走，你可真重！美怡看着他的憨样傻笑，自己站着，跟在他身后。苏平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起初美怡不说话，可走了几段路之后她说自己家里只有妈妈，爸爸死了，死了十年，他走的时候美怡才七岁。苏平听到这儿眼泪一下子打滚似的流了下来，他一把抱住美怡对她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现在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我的妈妈在我出生的时候就走了。美怡看着抱着她的苏平觉得很温暖，就用了一把劲，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流星划过的时光（2）

苏平坐在美怡后面，他现在觉得美怡的头发很好看，他喜欢美怡的头发，上课不专心的时候就去弄她的头发。他会梳很美丽的蝴蝶结，美怡也喜欢苏平梳的蝴蝶结。班上的女孩子也渐渐喜欢上蝴蝶结了，每天都排队找苏平梳蝴蝶结。

其中有一个女生在梳完一个蝴蝶结之后留下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是说她喜欢苏平。苏平看了之后一脸绯红。他伤心了好几天，伤心也许是有人喜欢她，也许是因为美怡的关系，当初美怡答应他是两个人同病相怜，而这封信却让他不知所措。他把信放在了课桌里，后来忘了这件事情。不过他也跟美怡说起这件事，美怡没说什么，只是说那些信叫他自己去处理。当时苏平有些不高兴，暗地里想美怡对他一点也不关心。

小山知道追苏平的那个女生是谁，他心里清楚，可就一直不说。他骂苏平这小子走了桃花运，一连得到了两个女孩，苏平不高兴就跟他打了一架，两个人在教室里使劲打了一顿。苏平打输了，是他先动的手，所以他输了，小山把他按在地上。苏平说自己不打了，小山才放了手，然后哭了，对着阳台说追苏平的那个女生是他最喜欢的女生。苏平很内疚，觉得对不起小山，说可以帮他追那个女生。

女生叫萧雅，人很活泼，她在信里说喜欢苏平的沉默。可见萧雅是个很张扬的人，只有张扬的女生才会去选择一个寂寞的陪伴。苏平也把这事给美怡说了，美怡没说什么，只是专心地做作业，在她心里还是蛮同情小山，可她不擅表达，所以她不开口。这让苏平很难过，一连几天饭都没吃多少。

小山追了萧雅三年，从高一追到高三都没成功。后来他打算放弃的时候才知道，追萧雅的人还真多，就班上的男生都有几个，不过大多都知难而退了，只有小山追到了最后。苏平也对小山说过，这种女人是铁打的心肠，叫他放弃，他还是没放弃。他们有一次在酒吧里喝

酒，小山边喝边哭着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要喜欢到最后。但上天没成全小山，高三的时候萧雅去了北京，留下小山一个人望着北方流泪。

美怡要苏平好好学习，苏平学不进去，每天把英语书撕了拿来折千纸鹤，折了满满的一大堆。他把这些千纸鹤送给美怡，美怡立刻把那些千纸鹤扔进一个垃圾筒里，还对他说以后不再理他。苏平跟美怡较真了，两人坚持了一个月，选择了分手。分手的那天苏平还是折了许多千纸鹤，不是拿英语书折的，是在外面的精品店买的纸，折了一夜，最终也没挽救得了自己的感情。

高三了，苏平依旧坐在美怡后面。两人很少说话，偶尔会笑笑，都是些牵强的笑意。只是苏平感到有些寂寞，他会拿出一些白纸画些可爱的卡通人物，他最爱画的是一丝微笑，这丝微笑，只在美怡回头的刹那才画，其他时间都孤独着。

一起跨过栅栏的青春（1）

我一直都认为高中生活是最快乐的，初中毕业的那会儿就跟几个姐妹去各种商场看花花绿绿的东西。没想到老班看不惯我们，就说要是上了高中准把你们给赶出来。当时有两个姐妹跟老班赌气，就去读中专，而有几个因成绩差得惨不忍睹失学，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走进了高中的大门。

妈妈给我买了许多新衣服，她说女孩子长大了，别人看着好看才是我要做的事。我说，老妈你就别瞎操心了，我穿那么好看干吗，招摇过市，又不是去找男朋友，我可要专心读书哟！事后才知道我天生就是个撒谎的孩子，什么读书，这是高中三年最没底子的事。进了高中，其实比初中自由多了，上课老师把课讲完了就走，高中是自由的，你想学就学，不像初中那些傻瓜老师非逼得你想跳长江黄河。

高一上学期学得很无聊，语文课上看小说，数学课上把作业本当图画纸画，英语课就和同学玩扑克。什么历史地理课就睁只眼闭只眼，趁机睡会儿，这样就把一个学期给睡完了。可怎么也不知道高一下学期就分科了，自己终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被分进理科班，于是找老爸老妈，又是请喝酒又是说人情话，才让年级组长把我调到文科班。进文科班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傻晕，一看全是眼镜，才知道眼镜店为什么越来越多、生意火爆非常，原来是为眼镜族服务的。

我搬进文科班就坐在倒数第二排，跟我一起坐在最后三排的还有一个女生，也是我的铁杆姐妹瑶瑶，瑶瑶长得并不算漂亮，却每天都往桌子底下钻，拿粉底在脸上厚厚地涂，涂得跟聊斋里的女鬼差不多。瑶瑶喜欢班里的体育委员，可她却不敢说，每次我跟她说到体育委员的时候她就拿出眉笔照着镜子给自己浅得几乎没有的眉毛画出一道痕迹。然后对我说，看，我漂亮了吧！

体育委员叫张小亮，特喜欢打篮球，精瘦，时常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笑起来有一个小小的酒窝。瑶瑶是在刚进文科班的时候喜欢上

小亮的，他走上讲台自我介绍的时候居然说错了自己的年龄让全班哄堂大笑，而小亮却羞得钻到讲台底下不敢正眼看大家。瑶瑶说现在很少有这么害羞的男生了！我说不可能吧，你喜欢他就喜欢他害羞，要真这样我们班最后那个从早睡到晚的小余比他还害羞，你怎么不喜欢他呢？她推了我一把，说，我就喜欢小亮嘛，对那小余我没感觉，你懂吗，没感觉就是没感觉，叫我怎么去喜欢一个只知道睡觉的懒猪？我想也是。

周末的时候瑶瑶邀我去打耳洞。我说我怕疼呀，那针打的时候我要叫的。瑶瑶哪管这么多，硬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对我说，打了之后你就知道疼不疼了。我们在柏油路的一家小店坐下，老板问我打几个洞，我说就一个，瑶瑶却说太少了，要打四个。我说，打四个干吗，最多两个就够了。她摸摸我的耳朵说，你这真适合打四个，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三个，而我呢，就打两个吧！我说，你真坏，我干吗打四个，你才打两个？她说，我打两个，左边一个是自己，右边一个是小亮，而你是读书的料，3+X嘛，左边一个，右边三个，就是左边是历史地理政治，右边是语文数学英语。我说，行，就你这猪脑子想这些。结果她告诉我，这不是她想的，是她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所以就学了。

一起跨过栅栏的青春 (2)

张小亮最先看见我打了耳洞，我进教室的时候他说我耳朵上有血。我拿镜子照了一下，真出血了。我耳朵肉太多，打的时候也太用力，我真恨瑶瑶给我来的3+X，害得我的耳朵疼得受不了。小亮问我要不要紧，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事。我和瑶瑶坐在一起，我给她说小亮问我耳朵疼不疼。她有些不高兴，很吃醋的样子，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嘴里嘀咕些什么我也没听清楚，我第一次看到瑶瑶那么在乎小亮，只是张小亮不知道最后三排里还有一个关心他的女孩子。

没想到我耳朵出血后，小亮出去给我买了药，是一些止血的药。他放到我桌子上的时候，我傻眼了，不过也很感激。瑶瑶看着那些药心痛极了，对我说，你居然背着我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解释了大半天才让她相信我的清白，我说就是天打雷劈也不去跟她抢男朋友。下午我就把那些药的钱给了张小亮，他看着我把钱给他，就说，你还是拿回去吧，同学之间应该多帮助。我说，谢谢。然后把钱给了他，他使劲塞给我，被我拒绝了。

不过我一直没对瑶瑶说，其实我心里也很喜欢小亮。可我也清楚，我这样一个丫头，丑小鸭似的，他怎么会喜欢我呢？不过我也没料到，他居然会给我买药。出奇的是他以后还每天给我买牛奶，他说你不喜欢蒙牛，我可以拿伊利，直到你喜欢为止。

瑶瑶亲眼看见小亮把牛奶递到我手里，然后哭了，对着小亮的面说她喜欢小亮。看着小亮惊讶的表情和瑶瑶的伤心，我把牛奶摔在了地上，头也没回地拒绝了他的一番好意。走出教室的一刹那，我忍不住在心底哭，我为什么要这么懦弱？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不说我喜欢他？为什么不接受那盒牛奶？然后小亮就是我的了。我看着天空那些白色的云朵，在蓝色的天空里飘，好轻好轻呀，托着我的伤心翻山过海。

我骂了一句，张小亮，这辈子我一定要咬你的耳朵。我笑笑，像个孩子般可爱地跳起来。我再次透过窗户看见张小亮已经和瑶瑶成了同桌，我也换了一个新的同桌，是个男生，几乎每节课都不会和我说话。我有些寂寞了，我想念瑶瑶，想念她在我身边嘻嘻哈哈，于是我发毒誓要咬到张小亮的耳朵，咬到鲜血都出来，这样瑶瑶看了会心疼，她一定会理我。

高二的一年混得浑浑噩噩，整天像个僵尸在教室里游荡。老师说我们是群夜鬼，把学校当地狱，在这里飘飘荡荡。瑶瑶问我谁是地狱里的黑白二使，谁是阎王老贼，我们二话也没说就是老师，骂班主任比阎王还贼，然后望着天空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在高二的上学年里，我们去爬了一次山。去的有五个同学，包括和我不说话的同桌。我去的那天特孤独，看着瑶瑶有小亮的温暖，我心里妒忌得很，我转身对同桌说，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他点头义无反顾地答应了，一脸的青春痘笑得像黄土高坡的沙子滚落。没想到天气突然变了，下了点雨，有些冷，我们穿得都很单薄。到了山顶都冷得在山口颤抖，瑶瑶爱玩，完全把小亮忘了，把我和他丢在后面。

小亮看着我在瑟瑟发抖，问我冷吗？我说，能不冷吗，要不冷我还做出这个样子讨你欢心呀！他赶紧把外套脱下来给我，看着他脱衣服的积极性，我笑道，你这样像匹狼，我怕，你那骨骼怕会被这风给吹散架。他立刻就把衣服穿上，然后抱紧我，说，这不会让我散架了吧！我马上紧紧抱住他，狠狠咬了他一口，他疼得推开我，问我，你怎么就这么狠心。我嗅到他耳边，悄悄地说，我说过我喜欢你，要狠狠咬你的耳朵。一声尖叫，我看到他耳朵上有一排血印，他一边捂着耳朵，一边看着我，拉着我就去追瑶瑶。我感觉自己真幸福，他的那双手好大好温暖。我们不停地奔跑着，我不知道累了，汗水不断冒了出来，等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瑶瑶看着我们，笑了，说，你们真的很像一对，比谁都幸福。

我抱着瑶瑶哭了，我说，你错了，小亮才是我们幸福的资本。我告诉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后面说小亮吗，每节课都说，你喜欢他的害羞，而我也从没告诉你我喜欢他打篮球。瑶瑶靠在我肩上哭起来，哇哇地哭得很厉害，我突然发现她像个婴儿。

瑶瑶拉着我就去打小亮，骂他是坏男生，把我们两个乖乖女给带坏了。小亮也不还手，就让我们打，等打够了，就左边拉着我，右边拉着瑶瑶，把我们带到山顶的悬崖边，对着崖下的深渊对我们说，许愿吧，明年我们就身如柳絮散落天涯了。

我说，我们一起飞，我想当只小鸟，你们飞不出这块天地。

瑶瑶说，一起飞吧，飞过你头上的那片天空，我们一起唱起青春的歌谣。

只有小亮一屁股坐下来，什么也不说。瑶瑶去揪他耳朵，你怎么就不许愿了呢？他刮刮她的鼻子，说，有你们，我就不许愿了，有你们在我身边，我的青春也够了。

小亮走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青春有我们就够了。我看到他在医院里，背靠着墙壁，白色的屋子里满是百合花，他很喜?百合，喜欢白色的世界。后来他就在这片白色的世界里过完了青春里的最后时光，高三开学的时候他就从我记忆里消失，只记得他被白血病剥夺了。

现在，瑶瑶还是坐在我身边。再也没以前那样唧唧喳喳的，她安静了，像株植物，等待生长开花结果。偶尔也笑笑，对我说，考个大学，把自己给寂寞死掉。她的笑，再也没以前可爱了。

阿婆那畦花（1）

平凡的阿婆做了一生平凡的事情，却为别人成就了丰富的情感与回忆。

——题记

阿婆是我家东边的邻居。

1982年10月10日，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细胳膊细腿的我降生在一方草席上。阿婆早已经谙熟了这些程序，她早迈着小脚把热水、剪刀、褥子、小衣服准备妥当，放在接生婆的手够得着的地方。

我出生时，父亲不在我的身旁。他跟一个电影放映队去了西部的大山发挥余热，有时候也给妈妈邮来封信。那时候，我没有心事，像只蚂蚁一样被捆绑在褥子里。

母亲独自支撑着一个家。她开了一间小饼屋。小饼圆圆的，有花生、玉米等几种馅。饼是镇上人们爱吃的面食。母亲的小饼做得金黄，酥脆娇嫩，每天都有很多新老顾客光顾。我躺在姐姐曾躺过的竹床里听母亲招呼客人。

姐姐是阿婆的外孙女，也是她唯一的亲人。阿婆家里除了一个古香木的香案，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条大长凳都是我们家给的。妈妈是那种不看重东西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都多两口人吃饭。阿婆和姐姐在我们家比在自己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妈妈说，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父亲不在家，妈妈又忙店里的生意，我基本是阿婆养大的。妈妈与阿婆各忙各的，总是那么默契。虽然是邻居，可妈妈从不提及什么说法，也不顾及别人的闲话。阿婆很清楚妈妈的为人。她从不给妈妈说自己的苦。除了养些花，每天都把我和姐姐照顾得好好的。她好像就是在为我和姐姐这两个孩子而活。

阿婆就在我家小饼店后面的偏房子里哄我和姐姐。我在竹床里听阿婆拧着调唱的儿歌：

板凳板凳擦擦，里头坐个大哥，大哥出来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花娘，花娘出来磕头，里头坐个小猴，小猴出来蹦蹦，里头坐个豆虫，豆虫出来爬爬，里头坐个河蚂（青蛙），河蚂出来咯呱咯呱呱呱.....

姐姐先学会了这首儿歌，等我学会说话时老把豆虫放小猴前面，姐姐就骄傲地说笨蛋，错了，错了，然后就摆出手指一二三教我，也不知道多少次我才记住它们的顺序。阿婆看见我们这样就显出很知足的样子。

阿婆有时候就问妈妈：麦子他们什么时候长大啊？

妈妈说，快了，不想就快了！

一转眼我就会叫妈妈姐姐阿婆了。姐姐叫京玉，但我从不叫她的名字，都叫姐姐，她听了就是笑。姐姐是不知道何为伤心的小女孩。我会走路的时候，就知道京玉是处处让着我的姐姐。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阿婆在我家喂猪又喂鸭，一年忙了大半年。姐姐常戴上阿婆掐下的花问我漂亮不。我说漂亮，她就笑得不知道哪里是北了。然后我们就在阿婆的花棚下疯追疯跑。常常把阿婆的花架弄断了支架。阿婆见了放下鸭食，沙着嗓子对着我俩就是喊不出声，我和姐姐就在远处看她着急的样子笑。晚上吃饭时阿婆也不向妈妈告状。现在想来真是罪过。

阿婆很爱惜花。阿婆的花棚是个走廊式的花棚，她总是自己提着长嘴的水壶从压井里取水浇花，手挽着小巧的铁铲翻土。她从不要求我和姐姐给她递一根木棍或者细绳，全部的捆绑系拉剪也都是她自己承担，像在精心照顾一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花棚上有很多种花，种子也有很多种颜色。每年秋季她都把不同的种子从花叶里花泥里草丛里一粒一粒拣出来，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子装起来。每年都会看到阿婆的香案上一包一包整齐排列的花种子。阿婆家的空地里长疯了草，夏天一到就有很多的虫子。春天阿婆把一包包颜色各异的种子撒到草丛里，把一群雏鸭也放养在里面。初夏种子就抽出绿莹莹的枝叶，缠

在横七竖八的木架子上，藤下便栖息了一群吃饱虫子的鸭子。草黄初雪的时候，我和姐姐已经可以满地地找鸭蛋了。

阿婆那畦花（2）

父亲很会持家。有空从放映队回来时，父亲就先把阿婆家的窗子门框修理一遍，然后再办其他事情。父亲木工的手艺是全镇闻名的，所以阿婆不用担心门窗的毁坏而遭盗窃。

那年春天，父亲做了几条凳子，我和姐姐不知道在凳子上骑了多少次马。父亲又特意连锯带刻完成了两匹一模一样的木马。姐姐没有让父亲失望，总是最大限度地骑上它。我们太需要玩具了。

下雨的时候，阿婆总是第一个把木马搬到房子的厦檐下。隔着窗子，阿婆欣喜地看着我和姐姐骑马过家家。每次吵孩子架的时候，姐姐常被我欺负得要哭，虽然比我大两岁。她没有什么话，眼泪总是很安静地流到嘴唇，滴到地上。可在我长到六岁开始，我就成了她的小保镖。谁家的孩子打她，我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把对方打得鼻子不开花，眼睛也得哭出两道沟。姐姐每次见我跑来救驾时都会捂住双眼，我不看也知道她在笑呢。村外有很多的蓝浣花，每次在外面疯完了，回家来都会给阿婆掐上一把。阿婆先接来闻闻，就拾掇瓶子，汲了新水，把枯的换下来。再对妈妈说南方的蓝浣花如何与北方的不同，从土质讲到气候，然后就是一番夸奖蓝浣花的话。

阿婆是南方人，先前的家境是很不错的，但自从丈夫得病，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地被阿婆换成了中药。到丈夫死，再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姐姐出生时，阿公已经去世五年了。姐姐一岁多时，阿婆的女婿得了肺病而死，又传染给了阿婆的女儿。阿婆急了，决定把姐姐抱这边来，还对女儿吼叫着以后别回娘家了，这里孩子多（我刚出生一个月），别传染给人家。就这样，阿婆把姐姐抱来就先放到我家睡了一天，说让喜气冲冲，然后就把姐姐抱回自家祖上留下的瓦房。阿婆为了姐姐不受传染，一直都没有见女儿，直到女儿死了埋了，才领来三岁多的姐姐在坟头磕了一堆头，哭了一整天。以后，阿婆的声带坏了

声音沙哑了，她常在梦里哭。我想阿婆的眼泪是海，可以一斗一斗地来量。

妈妈说阿婆养我和姐姐不容易。妈妈说得很轻松，像在对邻居而不是儿子。妈妈仍坚持开店卖小饼挣钱。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是经济来源，阿婆是精神来源。

妈妈每天都给阿婆送几个馅饼。二十几年了，已经成了习惯。

我七岁生日那天，妈妈还没有准备什么东西，阿婆已经从家里带来了一堆熟鸡蛋。有七个涂了大红颜色，三个没有涂。阿婆让姐姐吃没有涂颜色的鸡蛋，让我吃红鸡蛋，按照传统的说法是让我借助它滚运，也就是使我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好生活好运气好。后来运气好不好已无从知晓了，但那喜庆又温暖的大红鸡蛋却久远地驻留在了我心里。小时候，鸡蛋并不是什么奢侈品，妈妈还给阿婆十几个鸡蛋，可阿婆每次都煮熟了拿到我家大院里给我吃。她又还了回来。

我上五年级时，有一天，姐姐被自己的爷爷接走了。姐姐不在阿婆身边了。姐姐走时，我不在她的身旁。放学回家我就哭了，把书扔了一地。妈妈怎么哄都是哭。阿婆看见了，也跟着一起哭。看见阿婆哭成了泪人，身体一颤一颤的，我吓得不敢哭了。但没有了姐姐，我依然很难过。

我原以为姐姐只是阿婆的依托。她高兴，阿婆就高兴；可事实却是姐姐也是我的依托。没有了姐姐，就没有了呵护；没有了呵护，我就学乖了，安静了。

阿婆那畦花（3）

阿婆依然在我家喂猪喂鸭。我却不再弄伤花架，有时候看着花架也黯然神伤。

好多个晚上，妈妈给我讲阿婆以前的故事，我断断续续知道了阿婆很久以前就很爱养花。由于忙着生活，忙着活，现在差不多都给戒掉了。

四十多年前，一个春天，新婚的阿公赶着马车，带着阿婆由南方向北去流浪他乡，不知一路穿越了多少荒凉贫瘠的原野。半途那干旱的土地竟然没有一朵花。花的世界被颓废的草占据了；那些草简直遗忘了还有花的存在。

阿公在荒原上答马奔驰。阿婆似乎在找寻荒原上的一朵花。

阿公不会心疼任何一朵花超过阿婆。阿婆就看着阿公的后背依附在马车上。阿婆身后枣红色的柜子里装着四件衣服：一件红色单衣，一件浅紫色夹袄，一件粉色外套，最后是一条靛青色带有明亮碎花的长裤，粗布的，但很贵重。粉色外套的下面是一个小包裹，它才属于阿公：烟叶和茶叶。

赶车的阿公没有回头看阿婆。他早已厌恶家乡不久前逼他们去流浪的洪水，其实更心疼庄稼地里要结籽的禾苗和倒塌在水里面的间间村舍，以及漂流而走的长椅和短凳。雨一直不停，连下数天。就这样河岸上游的水在阿公门口泛滥。他很愧疚地对阿婆说自己没有把家养好，没有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好生活，阿公把洪水的罪过归于自己。阿公是世界上最倔强的人，阿公不愿意生活在原地了，他要带着俊美的阿婆迁徙到别处。

我们镇是他们经过的一站。镇上几十栋破旧的草房一侧躺着一条懒懒的土路。阿公的马车一过，土路上冒起一溜细纱样的白烟。

忽然，阿婆发现了什么，赶紧跳下车去。

阿公回头时，她已跑到了野地里一朵蓝浣花旁：“快来看哪，这有朵蓝浣花，跟落在家里的一样！！”

听从了阿婆的话，阿公把车上的东西搬进了村子。阿公一点也不惊讶阿婆为什么选择这个破旧的村庄落足，在他心里早已镌刻下阿婆看见一朵花欣喜的神情：花是阿婆的至爱。阿婆却是阿公的至爱。

村子里的人们伸手相助。阿婆与阿公把家安在了我祖父的场地上，祖父把地价对这个外乡人打了五折。那是祖父留给几岁的父亲将来娶亲盖新房用的场地。就这样场地一分为二。阿公等待着父亲的婚事。然而没有等到父亲娶进母亲，阿公就去了另一个天堂等待阿婆。

阿婆从没有厌恶生活。安顿下来两年的时间她在院子的角落里养了好多花，院子上空一片香气，像把他们被大水覆过的南方的庭院搬到了我们镇上。女儿出生时，心怀感激的阿婆给每家送去几盆蓝浣花。父亲与母亲定亲时，阿婆已经把家里变成了花园。

后来阿公死了。阿婆院子里的花也枯萎了。

后来阿婆的女儿死了。我家院子里的花也枯萎了。

再后来，我降临在高地的瓦屋里。阿婆开始哄我和姐姐，忙着喂家禽，又抬起了养花。

现在，七十多岁的阿婆的眼睛老被风吹得流泪。当年的姐姐京玉早已嫁人，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我去北方求学时，姐姐把阿婆从我家接走了。临走时，父亲请人给我们拍了全家福。镜头里的阿婆很高兴，怀里搂的是姐姐三岁的儿子，身边坐的是她唱儿歌带大的我。阿婆上车时没有哭，只是让人把十一盆蓝浣花移到了妈妈那里。

七十多岁的阿婆，身板很好，在姐姐家依然养了几盆蓝浣花。

其实，那是成分最低最土最平凡的一种花，微苦的果实，细长的叶茎，小巧紫色的花瓣，却很香，就像阿婆的一生。

阿婆的生活里充满辛苦，以致阿婆的幸福如此稀有而匆匆，短暂得禁不起回忆。

阿婆有时候回到妈妈那里，就止不住地问：麦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妈对我说时，我很难过。渺小的我有什么资格使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婆婆惦记呢，仅仅因为是阿婆宽大而柔情的爱托起了我成长的岁月？

苦难的经历护佑阿婆幸福长寿。我只能这样祝福阿婆。

失去奔跑的人 (1)

1

我想我能把这些人说得使读者更明白和了解——我的朋友，我的同学的生存状态。

我是一个在大二的末梢上游走和奔跑的人。我喜欢把一个人一生的经历称为奔跑。一个人应该在他自己的轨迹上预设未来，到停止奔跑的时候，该是他奔赴世界上最安静最美丽角落的时刻——他们老了，将亲吻泥土的时刻。

所以，我崇拜在生命路上一直奔跑的人。

可有一个叫青儿的师姐说：

一个人不能从出生点，沿着直线奔跑至生命终点，路两边的风景，有时候是很值得停下来，看上一看的。

我想了想，也很有道理。

可我仍然崇拜在生命路上一直奔跑的人。

2

先说青儿吧。

初次知道青儿是在大学开学不久。我们的住宿楼高大，威猛，且很有气质：四楼以上住女生，三楼以下住男生。我想天堂与地狱也就一层地板之隔吧！我们住三楼，巧的是楼上宿舍一墙角的地板上有装暖气改造而留下的一个碗口大洞，从那个洞我们能看见楼上的天花板。所以每晚都能听见上面传来的戏剧声，黄梅戏川剧越调京韵大鼓，样样精通，国粹竟也朗朗上口。我们打心眼里欣赏这帮才艺女子。

那天晚上，忽有一根绳子垂下，下端系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张纸：

同胞啊/同胞/我替三姐赞美你们/如果/能借给几本朴树的带子的话/先相送你们一个水果/山楂

青儿留

我们受宠若惊，赶紧拿来带子，取出那个精致的山楂。忽然看见老三捂住了嘴。问为何。答有条件反射，见了山楂就流口水，不好意思，三岁就有这“爱好”！晕，他还挺执著！

青儿的名字就这样让我浮想联翩。

等见了她的人，原来是一个比我小一岁（她挺坦然把年龄都告诉我）的丑丑的女孩。

她说一个属狗的男孩怎么能做一个属猪的女儿的师弟呢？不太公平。

我想问她对谁不公平，还没有开口，她忽然又问我：

你肯定在高中或者初中或者小学挨不了学习的苦留过级，要么是和某个姓氏女孩搞恋爱把成绩给搞黄了而留级，要么是玩游戏玩痴了不思悔改耽误学业而留级——

不愧把近期目标定为研究生的女生，把学校男孩女孩问题研究得如此细致。我忽然有点汗颜，倒不是因为她猜中了我的前科，而是我认为一个体面的男生不应该把自己的卑龌事迹展现给比自己小的师姐看。这逻辑并不别扭。我想让她转移话题，恰当说是把思维对象从我转向她：

你的名字怎么给我小巧而青涩的感觉呢？

名字很重要吗？我想它像我的容貌一样会令人怀疑，可我不在乎的——你还会开脱自己啊——小男人气！

我无言。

回来在走廊里见到两只老鼠，见到我，它俩还在站立着聊天，像在嗤笑。

青儿是我认识的最丑的女孩，也是我认识的最开朗最自然最有个性的女孩。

我在大一的时候开始抽烟。

这是我进入大学以后的新鲜事之一。宿舍里有六个人。每天有的手里拿着课本，有的拿着冰淇淋，有的拿着动漫书刊，有的拿着街头网吧的优惠卡。

是的，他们都一样在忙碌。或许有更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别人手中握着自己的理想，而自己的手心却是一团迷离的空气。

大概就是这样的，世间每个人的奔跑状态和速度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生命之花颜色也有绚丽与颓废之别。

我第一次在厕所里抽烟就想到这句话。

那时，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阿贝已经出车祸死了三周。他再也没有时间在生命奔跑的途中欣赏两边的风景了，可他的笑依然在我记忆里闪闪发光。

失去奔跑的人（2）

那是夏天，高考后的一个周日早上，太阳刚刚睡醒，钻出云层。

三个人，阿明、阿贝和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渔竿以及我们的友谊去北湖。湖东路上，阳光里穿梭着尘埃，旋转着激情的车轮，也播散着阿贝爽朗的笑声。

然而，意外总会发生，幸福的隔壁就住着忧伤，一辆卡车的声音压倒了我们的谈笑。阿明和我的自行车被车头碰了，人滚了下来，阿明整个人被撞进了湖边长满荆棘的沟里，我被甩在了沟边。阿贝，可怜的阿贝，被车撞了头，鲜血如清泉般悲壮了一地。阿贝，可怜的阿贝，又被车巨大的力量挂着拉到了一片草地上。草地上，一片鲜红。刹那间，我不知道阳光是什么颜色，它的万丈光芒是否真的这样漠视一个生命的消逝，甚至想到这个夏天我们是否真的还会共同拥有之前美好的阳光。

整个过程，阿贝没有一丝声音。

周围的声响澎湃而喧嚣。我看见一群人向草地上涌去。空气里传来感觉很遥远的警车声。

风停了，人散了。阳光依然在忙碌。可阿贝呢，阿贝的星期日的呢，阿贝的星期日连太阳都不再升起；或许它和阿贝在天堂的某个角落偷偷地哭泣吧！

一切平静下来。

走在马路上，沐在阳光里，伴着和平繁荣时期马路上急速的车轮。我忽然想起了躺在医院一动不动的阿明，像得了“安静症”；我走近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还在医学观察。

我忽然哲人似的明白，在马路上，受约束的是生命，不受约束的是阳光。

我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就咯噔一下停止奔跑了呢，还有一生的路呢。

在梦里，阿贝经常满脸大汗地看着我，说：不能和你共同走进大学的校门了，把我的名字刻在你心上吧！我们还是朋友！

我醒来，周围是五个陌生面孔均匀的呼吸声。我忽然落寞起来。

我穿着短裤下床。从抽屉里拿出老三的烟，开门穿过走廊，走进厕所。

那里很安静，有灯光，但没有人。我找个角落蹲下，像是若无其事。老三的烟很苦，我整口整口地吞下，使那白色的雾体进入我的身体。怀疑自己的感觉消散得无影，相反肯定自己第一次抽烟竟是那样出色。

角落给我的感觉很安静。我想就是有很多人在方便，我给他们的感觉也是安静。又落寞起来。

我很特别，为了友谊和怀念而学会抽烟。

我想念他，我想念阿贝，我想念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我把阿贝的名字刻在我心上了。

我发誓要带着阿贝在我生命里奔跑。

我要说的第三个人是老三——我们宿舍的老三。

他在第二天就说他的烟少了。我说有苦同享嘛！他一拍我的胳膊说“别学我，没好处”！那口气像在对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少年说话，更像“吸烟有害健康”这些汉字我还不认识一样。

老三是那种大一就逃课的学生。按照青儿的分析，这家伙高中铁板的有这习惯。他逃课多是为了睡觉或者去网吧玩游戏。具体说，如果把逃课的时间资源分开的话，睡觉和玩游戏各占一半。他自己挺坦白，说睡觉略多。我们就骂他先天发育不良。可他依然故我，缺席栏里每次都有他的名字。

我想他不是我崇拜的人。

我对谁都没有说，但我固执地这么想。

大一期末考试的时候。青儿哭了，哭得很投入。她恨自己，差五六分没考上研究生。完了，她把自己泪水浸湿的手纸，握成一团，笑

着扔向垃圾桶，像是下次考研把握就在手心。

失去奔跑的人 (3)

老三补考了哲学与文学两科。考试时，心情沮丧，竟板着脸坚持到底，难得没有逃课。

我注重把一些人做比较，那样才能看出彼此有什么差距。若拿他们相比，我比较认同青儿。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学生的生活很失败。他们有一种轻浮的无所适从的生活态度，缺少生活的沉重，或者在奔跑途中某个点停留的时间过长。老三就是这样的人。

老三这人具体怎么说呢？

他有手机。女孩们的耳朵最需要的话他几乎全会说，但发短信有时候就不如自己说的好。他就是能说不能写的人，以至于很多次女孩说他发的短信，句子缺少成分，别字挺多。这恰恰像他的人：身体很伟岸而完整，思想缺一大块。

就这一句话可以证明，老三这人不咋的。

他爱抽烟，当然他有烟。这是我抽烟形成最原始的外部原因。他每次去拉屎的时候都会顺手拿一本书。边拉边抽边看，特别是漫画。日本人画的那种，他最钟情。用他自己的话讲，现在书市眼花缭乱，选择不过来给人精神食粮的东西。他就从漫画里吸取营养，滋润着越来越瘦的身体。

他还有点自尊。

期末考试一过，他竟然写了份完整的检讨给我看。我受宠若惊，搞错对象了？他小声说，给我改改，你文采好。哦，原来他要我给他修饰润色呢！

我给他讲这东西和文学的差别，前者要真挚朴素而深刻，后者要有味充实而生活——他说你别瞎掰了，那给我改病句吧！

我研究了他的检讨书，补考百分之三十是因为自己的心态，百分之三十是因为自己的恋爱，百分之三十是因为外部的无奈，百分之十

是因为题出得太怪。也难怪，他会的那点东西，老师没有顾及，或者压根就不知道呢！

他写检讨的事，只有我俩知道，交给班主任的时候，也是我俩知道。我没说什么，谁没有个保留隐私的权利！我想他也开始一路奔跑了，要么还没有选定起跑线？

我说老三，你还是活过来了！

他竟然一声冷笑，说死去和活着又有何区别！

这该是哲学问题吧！

他的生活依然很阳光，像是一切坎坷不影响他热爱阳光。

总的说来，他惹我注意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做得好。

一是篮球。他个头一米八多，是班里的长颈鹿。傲气到处播撒，表现得他就是学校篮球队的希望。他在学习上不在意什么，但在比赛场上，他是第一个维护团队的人。在一次市里大学生篮球比赛，他拼命地打，个人积分最多，拿了个第一。回来就不一样了，谦虚地和大家交流，迥异于往常的风格。大概他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什么至宝的东西。

一次是他给我讲的一则故事。那是补考后，他问我：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听说是笨死的。

不对，是被投河淹死的。

怎么说啊？我没在乎他能讲出个什么来。

他说，一次洪水泛滥，一群动物上了一条船逃生。由于更多的动物上来，船负荷不了了。大家商议每个动物讲个笑话，若大家都笑了，可留下来；有一个不笑的，就要被投到水里去。老牛体积大，先来。他讲了个很搞笑的笑话，大伙都笑了，只有猪呆呆的，没笑。老牛虽然忠厚本分，但大家的约定不能破，他便被投下水。第二个是山羊。他讲得没一点意思，相反有点无聊，大家都没笑，只有猪哈哈大笑不止。大伙奇怪，老牛那么搞笑，他不笑，山羊那么无聊，他却笑

了。一问，猪说：我终于弄明白老牛讲的笑话了，实在是太好笑了——大伙开始后悔把老牛投下水了。为了有所表示，便一致通过：把猪投下水，以作为对老牛的抱歉和对猪的惩罚！就这样，猪被投河淹死了！

失去奔跑的人（4）

我笑得不行，说纯粹笑料！

老三脸一板，说你，真是猪头！笑料能这样说？

我一直在想，这是笑料，还是不是笑料？

我忽然又想起我最要好的朋友阿明。别说我固执讲一个病人，我是在讲一个朋友，我想我有权利把阿明说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从穿开裆裤就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他家成片的竹子是我最倾慕的。我还没有说什么，他就在一个傍晚给我刨了两株，送到我家来。月色里，他抓着比我们都要高的铁锹，帮我很卖力地挖坑。

阿明说：“咱们一起，种下这些竹子吧！”

阿明说：“来年就有很多的新竹子从地下拔出来了！”

阿明说：“那些新竹是从老竹子的根节上拔上来的。”

当时我就知道，我们的友谊就是竹子透出的颜色，四季常青。

那一年，我们四岁。

阿明家屋子的砖是蓝色的。这和我家的红砖有很大不同。刚烧好的蓝砖表面很光洁，上面有一层蓝色的粉末。他爸爸就是烧制这些蓝砖的人，他家有一个很大的窑，在河边一个突起的土堆上。他爸爸说，烧蓝砖需要从窑上面的环行坑里向窑体浸入很多的水，不像红砖那样在地面下挖个洞就行。我们少年的好奇心总会在他家为别人烧砖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大人们不让我们做的，我们非得等到时机做一次不行，为此，闯下了不少的祸患。

那一次，他家为我家烧砖，父亲和阿明他爸在家里喝酒。我和阿明就去河边他家的窑上看风景。窑体的上下垂直距离有二十多米，上去的路都是盘旋的。当时窑门里已经点了八天的火，窑最上面环行坑里随时抽上去的水也热得烟雾腾腾。

我们坐在高高的窑上面，听窑体内嗡嗡咚咚的声音，忽然想：这脚下窑满肚子的土砖是怎样变蓝的呢？

只一下子，就吊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要看个究竟，就得越过那个距我们一米高的窄环行坑的水到中间的地方去看，那里覆有一层泥，泥下面就是码满的蓝砖。虽然时刻都有薄水掠过，但那里温度依然很高，时刻升腾着热气。实际上，爬上去，戳了泥，也看不出什么来。

我们约定一起爬上去，看个明白。

就在我们往上爬的时候，阿明忽然脚下一滑，我一伸手没有抓住，他开始贴着窑体往下滚。我从二十多米的高处看，他像巨大的土豆一样“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那是烧砖挖土形成的大坑，连着河，很深。周围没有一个人，我怎么喊，声音都只是消失在那些水花里。

阿明一次又一次地钻出头来喘气。我急忙下来就四处寻找长的棍子。

在窑门外边阿明他爸的床上，我扯断绳子，拽了蚊帐竿就往河边疯子一样地跑。伸到阿明前面，大声喊“抓住，抓住”。

阿明被我拉到了岸上。

这是夏日的午后，艳阳高照。他躺在草地上，肚子圆滚滚地朝天。我伸出双手，却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明鼓励我按按肚子。我照做了，阿明脖子一挺，水从嘴里喷泉一样地倒落出来。

两个人静静地坐着。

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阿明忽然大哭起来。

那一年，我们八岁。

没有人知道那个夏天的事情。阿明到高中的时候，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阿明说：“你疯跑的时候，速度比现在还快。”

阿明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阿明说：“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四季常青。”

在大二末梢上游走与奔跑的我，忽然收到去北京读研究生的青儿的信，她说：

不要做一个失去奔跑的人；

生命中有很多因素促使我们停止奔跑，也有很多因素激发我们继续奔跑；

我们应该从容挑战生命里那些变故，让自己坚持奔跑，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或者欢乐！

我看着天幕里的黑色，却发现群星闪烁，流光溢彩！

我莫名其妙地泪流满面。

医生说，阿明的现状，要三四年才能有所改善，由于撞了脑神经，情况有可能恶化。

我想念阿明，我想念阿贝，我想念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我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在我心上了。

我发誓要带着他们在我生命里奔跑。

父亲的房子（1）

母亲向我隐瞒父亲病情的时候，我正在大学里为自己的梦想而忙碌着。晚上，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母亲都说父亲和邻居合伙做生意太忙，在店里睡而没有回家。母亲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从一个老乡那得知，父亲很久以前就躺在医院里了。

终于，母亲接父亲出院，在大街上给父亲买东西走开时，坐在绿地里一张长椅上等母亲的父亲忽然想起我来，就伸手抓起身后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掏出我来校时给他买好的IC卡，插了卡就拨我的号。父亲说他的病好了，在医院里两个月也养胖了；有妈照顾，不要我担心，用功看书吧！我忽然一愣，说爸，您也告诉妈妈，她太辛苦，我理解她的辛苦和操劳，远方的儿子不会有任何的埋怨和烦闷，我会多用心的！

撂了电话，我泪如雨下，往事泉涌般袭来——

熏腰

父亲的腰板一直都是我牵挂的地方。我两岁时，父亲的腰开始疼。我经常看见母亲给父亲揉腰的情景，看见被病痛折磨而难堪的父亲。见过亲人疼痛的小孩，心里会产生出许多的感触，这使他变得不善动而善于观察和思考。所以，被母亲搀扶的父亲，在病痛中依然坚持给我那么多笑脸，现在想起都觉得它们一直在我记忆里闪闪发光。我六岁那年春天，母亲听外公的话，从临县的一家骨质增生医院买来了很多药酒，又倒在一种紫色的类似糠的东西上面开始火烤，很热的时候，再加上红药粉，把糠调粘，敷在父亲的腰上。父亲的表情开始很痛苦，牙咬得肌肉突出，不久便好了些，父亲就趴在床上抽了好久的烟，呈现出一种期待的姿势。透过残损的窗纸，父亲看到窗外的竹子已经拔了很高，在上面晾晒的中草药已经开始失去水分而变得发黄。父亲还看见院子里那棵挺拔而坚强的杨树，父亲说来年够个大梁了吧，房子该翻捣翻捣了！

父亲那样看了好久，似乎又在凝视着一种奇迹的发生。母亲没有停息，按照医生的嘱咐把凉的糠取下再烤热，继续给父亲熏腰。

父亲不太擅言笑，这倒不是那两间矮房子给父亲的压力。我小小的心灵感觉父亲从来就很深沉，什么事情都是精益求精默默地去，是那种勤于治家的男人。但发起火来，声音会把邻家的小孩子吓哭。印象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是一年级的时候，我输了很多玻璃球，别人跟我要，我不给。他们一直哭着找到我家。父亲正在熏腰，一听就揭了药糠，站起来。他采取两个步骤处理了这件事，一是把我给打了：怒狮吼一般，用食指和中指的中间骨节弯着朝我头上使劲点了两下，好疼，我不敢哭，吓跑了；再者是脱了帽子，哄他们不哭，到小卖铺，盛满玻璃球去挨家还人家。到吃饭的时候，一看我没在家，父亲就瞪着眼睛出去找。找到了，一手捂着腰，一手拉住我的手说走，回家吃饭了！十几年后偶尔提到，父亲说你是小孩子，人家也是小孩子啊！

记忆里，到高中寄宿，我几乎都没有和父亲有过一次促膝长谈。我在家，父亲只知道吃饭的时候少不了我；在外求学，父亲只知道给我的钱是否够用。其实，父亲都这样，爱全落实在行动上，把言语表达省略罢了！

到我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的腰仍然坚持每月烤两次。又过了一年，父亲的腰彻底好了。他可以下河捞鱼虾和割芦苇了。父亲在一个冬天积累了好多的芦苇和杂草。虽然有厚皮裤穿，但有几次父亲的腰经不起冬水的刺激而不得不重新烤糠熏腰。母亲劝他时，他老说就差一点芦苇，就够四间瓦房的了。等再割一大摞，父亲决定，要盖新房子。

父亲的房子（2）

父亲把芦苇作为盖新房所需物资的最后一项，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请师傅们了。这是病中的父亲一直都有的信念。家乡人把一个男人养家的成功与否标准放在家人住的房屋上。父亲也这样说。可我不认为父亲传统，因为他更明白一座房子对一家人的意义。家中的两间老房子是父亲成亲前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父亲兄弟姐妹多，家境不好，住的地方都不宽余，父亲当兵前就和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睡在一起。等转业回家时，带来的四双军用棉鞋和单鞋以及一副腰带都给了他的哥哥和弟弟。他就留下了一双陪伴他多年的旧手套和旧军用棉套。父亲回来后，在祖父分给他的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又打了好多土坯。父亲年轻时的生活我是无从知晓了，但父亲一张在军队里照的照片一直都在我珍藏的相夹里。照片上，父亲气度不凡，健壮，英俊有魄力。就是这样的脸面被母亲走亲戚时看上了，然后就托人说媒。那时候，在乡下，这都是些秘密，不能为人所知。母亲把这些说给我的时候，神态依然含蓄而幸福。在一个腊月的深处，父亲请来的唢呐队，把母亲连同漫天雪花一起迎进了父亲的两间矮房子。矮房子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欢乐的童年，也给了我刻骨铭心的亲情。

借粮

就在父亲决定要盖新房的这一年，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了。

这使父亲盖新房的愿望向后推移。

父亲的脸黑了，瘦了，却透着一种韧度和倔强，那预示着太多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在我记忆中，家里曾经历过两次这样的年景，父亲也借过人家两次粮食，一次麦子，一次玉米。这年冬天，父亲仍得走他不愿走的路。风雪怒吼着墙上的每一道裂缝，人们的生活变得封闭、阻塞。父亲有时候会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很久。我想是因为父亲不习惯一个男人向别人借粮的境况吧。

一个傍晚，父亲母亲商量去较殷实的大伯家借粮食。

冷的天空呈现出雪的白，父亲远去的背影也如临眼前。屋檐上的冰凌又开始了新的凝结。院子里玉米秸成捆地立在父亲靠力气垛起的土墙上，稳定地顶着上天的重雪。我和母亲站在门棚下。母亲握着我的手，我们一起望。我能听见风的肆虐，能看到漫天不规则飘舞的雪花。从那时起，我已经是一个喜欢仰望天空，喜欢想象的男孩。我不知道在我视线达不到的不远处有没有父亲临近的脚步，我甚至不清楚如果父亲走来，会不会扛着一袋粮食。

终于，父亲来了，肩上扛着一家人的希望——玉米。

父亲说，是从五弟家借的。大哥太不像样子，昧着良心说没有。

我很难过。难过父亲在自己的亲兄弟间来回辗转。难过当我看见傍晚时分，那个扛着大袋咧咧趑趄的身影。在冻得有些像桎梏的树木和生硬的墙壁间，他步伐走得不十分艰难或者说有些坚定。多年以后，我仍在怀念父亲那时的脚步。那更像一幅画，深深刻进我九岁的童年岁月里。

盖房

父亲决定拆房子的那天，已是几年后了。

我从乡中学（寄宿）放假回家。院子里的木头架子、水泥、钢筋、红砖、彩瓦、瓷片整齐地占满角落。漫天的灰尘里，父亲举手投足，扯拉着棍棒杂物。看见我，拍拍手上的土说，来吧，你也干吧！我站在父亲的身边，使劲拉着乌黑的椽子，等我弄得满脸黑泥时，父亲倒像个儿童大笑起来。这些快乐现在想起来，我想哭，但我更觉得幸福。我想只有经历过才能体会，我把它们珍藏在记忆里，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享受，因为没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超过亲情那样，给我感染和力量。

父亲的房子（3）

辛苦的父亲用了六年的积累才满足了盖新房所需的原料。他小心地伺候着它们，下了小雨，父亲会很忙乱地用塑料和帆布遮雨，刮了大风下了大雪，他也会不辞劳苦地抢救似的忙碌。母亲永远是父亲的助手，她按照父亲的意愿把院子里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使父亲减少了很多的劳累和工夫。当请来的瓦工泥匠们开始卖力地敲敲打打时，我知道那是幸福即将来临的声音。

玉米变黄成熟的时候，幸福还差一步来临。父亲把玉米收来堆放在院子角落里，房子开始上梁。鞭炮声炸开时，收玉米和房子同时完工。父亲在收获的季节里把多年的梦想实现了。地砖铺好后，父亲的真实的房子便像一件作品一样呈现在充满风雨的院子里。朴实的师傅们收拾家伙后，和父亲坐在一起剥玉米。笑声不断，烟雾缭绕，却情义高远。朴素的幸福弥漫其中。

父亲对工头说了难处。工头一摆手，咱知道兄弟的苦啊，你到明年再给工钱吧！

父亲违背医生的嘱咐，和师傅们喝了平生第一次酒，虽然师傅们走了父亲还得熏腰。喝醉的父亲，躺在床上骂了大伯，骂了自己，还骂我是个“小张儿”（家乡人骂不争气的孩子）。

我坐在母亲身边，一直没有哭。但我很伤心，我说不清哪些因素令我很伤心。

我上高中时，父亲和朋友做起了生意。父亲的四间房子，前出一厦，富丽堂皇地立在村里，我也像只大鸟飞出了家门。父亲常在街上的店里睡，顾不及曾令他担心和堵心的新房。母亲说得给我上大学积累钱啊。母亲父亲的穿戴都被我给挤掉了，他们不计较自己任何一件衣服，倒是大姨常拿来些不新不旧的衣服给母亲，母亲也不嫌，对我说你们这代人没有受过衣服的苦啊。

我考上大学，赴天津报到时，母亲教我在学校要节约，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扔了之。还要我搞好关系，不要和别人攀比生活。父亲倒很安慰，车站里他只说了一句话：把天津当做你的家吧，这里啥都别管！可我忽然想对父亲说，虽然在那里我住的不是您的房子，但我心里时刻都有您的房子！

父亲从不用言谈来教育我，他已经用行动为我作了榜样，并证实了一个事实：我是他今生最大的梦想，为此，他打造了好久，打造家庭，打造生活，打造事业，而且会一直坚持打造。父亲曾说，他的信念就是等很多年后，能有两间房子住，哪怕是以前的老矮房也好，有母亲陪他，有吃喝穿就满足了。最后，他提到了我：忙得闲了，就回来看看他……我想我也会坚持我的信仰：将来好好报答父亲母亲！

父亲出院不久母亲节到了，打电话给母亲讲了半天她不懂，却笑着说你爸爸睡着了，儿子，你要帮我守护一个永远的秘密……

天空 (1)

半道哭墙

我时常想起小静放风筝时候的样子。还是个孩子的小静在五月蔚蓝的天空下面对我微笑，她叫我MAY。她说，MAY，我的风筝总是飞得最高。她那样对我微笑，于是风轻易地把她的风筝带到很高的地方，像一朵真正的云彩。如同她正在飞扬的头发一样，我也这样对她笑了，我说，小静，你的风筝非常漂亮。在那段被称为是小时候的时间里，天空永远是那样的纯澈——小静这样说，它如同溪水，这样沉静低缓，然后，向着远方流去。于是小静在这温暖的春风里拉动她的线绳，飞快地奔跑，她的裙子沙沙作响，像飞鸟的翅膀。

这样许多年过去，我们最后离开了那个村庄，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我是个记忆单薄的人，对于过去，我这样对小静说，我只记得很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念高中，几乎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小静是个安安静静的女孩，穿白色和蓝色的衣服和裙子。她在九月闷热的太阳底下眯起眼睛，并且小心翼翼地从树的影子下面走过。我在她的右边走，然后跟她讲一些无聊的话，常常跟她一起安静。我说，天这么热，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小静在我的左边走，她的蓝色裙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她说，是啊。她这么说，并且微微低着头。

那时候小静念高二，她在理科班。而我在高一。我们时常穿越操场边缘一棵棵白杨树的阴影然后说话。而这样无知浅显的生活，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终于会有一天，若小静年少时的风筝那样，轻易地断了线。

时为二〇〇二年十月，我在一节无聊至极的化学课上给小静写信。我经常在理科科目的课堂上给她抄写诗歌，是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从杂志上看来的。我写给她一首海子的诗——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最后我会写上，虽然秋天还没有到来，我们还是要认真期待的。写到这里我会轻声微笑。我想象在我的楼上，小静收到我的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想她也许会笑。

在一个下着安静的雨的夜晚，我和小静通过电话讲一些非常近距离的话。小静说，MAY，你给我的诗总是那么特别。她笑，她说，我都看不懂。说这些话的时候小静会安静地呼吸，通过电话她的声音清脆而沙哑，在夜里发出模糊的气息。我听着她的声音，并且想起在很多年以前，小静在五月天空下面的侧脸。于是我对她说，我很喜欢那些诗歌。我们这样说话，到最后，小静会说，我要睡了，再见。然后她把电话轻轻放下——我在另外一头听着茫茫无边的忙音，并且慢慢挂掉电话。

小静告诉过我，许多时候，她会一个人在她的房间里听齐豫空旷而寂寥的歌曲。于是我想象她的身体被包裹在椅子里，她的头发漆黑而冰凉，在音乐中沉默流淌。那个时候夏天即将结束，小静光着她的脚在地板上走，并且发出轻微的声响。她给我写信，她在信中叫我MAY，她说，MAY你知道吗，时间真的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在这边非常想念你，还有以前的风筝。她的信在三天之后到达我的手里，带着柔和的温度。于是我给她回信，我说，小静，你要快乐一点。

这个时候我想象她写信时候的样子，她的脸是否是非常严肃的，就和在学校做试卷的时候一模一样。

天空 (2)

十个月之后我在寂静的教室里再次给小静写信并抄写诗歌。自习课其他同学都在夸张地做着厚厚的理科习题，我在这样的教室里认真地给楼上的小静抄写北岛的诗歌——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正长/你转身离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花开了，花落了/徘徊一缕芳香/雁北飞，雁南飞。洒遍漫天的凄凉/拾起遗忘的湿手帕/托付给早来的风霜/朝你消失的方向/我牵去了一盏星光。

小静说她非常喜欢这首诗，也喜欢上了北岛。小静看着我微笑，她说，北岛的诗真容易懂。那是高三时候的小静，戴着沉重的眼镜，她在走廊上跟我说话，她说，MAY，我开始担心了，我怕高考，我怕自己会失败。她拉住我的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看着她，说不出任何话，最后我说，没有关系的，小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安静的夜里我再次对她说了这句话。我说，小静，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下去。小静沉默了一下，她说MAY，我会认真做的，虽然很难。然后她说，晚上说话真的很安静，可以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我笑。我喜欢这样笑，在我想不出词来表达的时候我就会笑。小静于是问我，有什么好笑的？她说MAY，你总是这样的。我说，小静，你真的要坚持下去啊，只要过了那个六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静在电话里微笑着，她说MAY，和你说话真的很开心。

我也笑。夜色迷蒙，天空没有一颗星星，风是安静的。于是我想象在小静那里，她拿电话跟我讲话时恬静的样子，以及她略显阴暗的侧脸。我把这层意思告诉她了。小静笑了，她说，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我听着小静清脆的笑声，然后她说，我还要做很多试卷。MAY，再见。接着她放下电话。夜是安静的，嘟嘟的忙音把时间拖得特别漫长。

高二的暑假小静给我打电话，她对我说，MAY，我想出去玩，整天在家里很烦。她用一种有些模糊的声音说，我非常想念从前的天空，这里的空气总是那么脏，晚上看不到星星。于是我们决定在一个阴天出去。小静在公共汽车上显得特别高兴。她依然穿着蓝色的裙子，像流动的风。我对她说，真的很好看。

小静靠着我的肩膀睡去，她在睡之前对我说，要是到了就叫醒我。我说，哦。然后她缓缓睡去，把头枕在我肩上。是八月炎热的季节，沿途的树都是静止的。太阳照在干燥的泥土上，散发出沉闷的味道。通过这样的景色我记起了很久以前的小静，她在春天里展开笑颜，她说MAY，我的风筝总是飞得很高。当时我们还在遥远的农村生活。我和她喜欢光脚在田间小道上走路，泥土芬芳。小静的头发总是轻易地被风吹起，就像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放飞她的风筝一样。我喜欢看她的侧脸，有着温和而沉静的气息。

而现在，我们都在长大。小静读着她的理科，她心平气和地告诉我，理科是多么的难学。可是，她固执地对我说，我会努力学好它的。这是小静，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路，做着多得吓人的题目，在夜里跟我讲电话，或者看我摘抄的诗歌，并且轻声微笑。

多年以后我忘记了从前和她在电话里具体讲过什么话，只是隐约记得她好像说过，MAY，我真的非常想念小时候的样子。她在温柔的夜色中对我说了这句话，然后轻轻叹气。我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她的手是冰凉的，以及她蓝色的裙子无声地流淌，一如记忆中不变的天空。

天空 (3)

我和小静也曾回去过一次，那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周末。我们背着包，光着脚在泥泞的小路上走，就和小时候一样。小静转过头看我，并且微笑。五月的天空微蓝，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后来小静说，我们放风筝吧。我说，好。我们寻找过去一直放风筝的地方，可是什么也没有了，那座底矮的山坡早已成为平地。小静说，怎么办，我们没有地方放了。这个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她脸上一闪而过的阴影。所以我就对小静说了，我说，没有关系，在其他地方也是可以放的。

风筝是小静亲自扎制的，是她所喜欢的飞鸟。于是小静对我说，我希望它可以飞得很高。风很凉，所以小静的飞鸟可以轻易地飞起来。小静在这样的风里对我微笑，她说MAY，我的风筝总是飞得很高。她在太阳下面肆意地奔跑，裙子沙沙作响。我看着她的风筝越飞越高，最后奇异地与云朵重叠在一起。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还是很小的孩子，可以在田间飞快地奔跑，并且放飞一只只千奇百怪的风筝。风筝总是飞得很高，就和小静现在放的一样，在明亮的天空下面飞到很远的地方，像真正的云朵一样，然后那样轻易地断了线。

回来之后小静和我在电话里讲到了那只断线的风筝。她轻声地说话，然后抽泣。她说，为什么我的风筝总是断线？那个时候是黄昏，太阳依然有些刺眼，小静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握着电话筒，感到风有些凉。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静一如既往地做着大量的理科习题，然后在七月的一个早晨，她打电话给已经回家的我，她对我说，MAY，我选了理科。接着她轻轻微笑，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于是我猜测她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对她说，中考之后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她的学校。小静笑着，她说MAY，这样以后又可以见面了，真好——她说真好，于是我对着电话笑了。

天空是明亮的底矮色，太阳非常美丽。

二〇〇三年六月一号的晚上，小静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显得有些紧张，她的声音因此而略显抖动。小静说，MAY，怎么办，我要疯掉了。我想逃离这个地方，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坚持下去。夜色凄迷。我对小静说，不要想太多，你要知道，一切总是会好起来的。我是这样无力的孩子，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安慰她。于是我只有告诉她，你要安心地复习，然后一切都会过去。我轻声地对她说，你要相信我。我这样对她说，并且满心期待小静可以真的轻易相信。可是事实上，我的话起不了任何作用。小静说，MAY，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天的考试结束之后小静约我在学校附近的虎山公园见面。我们沿着树木的阴影一直走下去，非常安静。小静依然穿着她的蓝色裙子，裙子沙沙作响。她在树叶的缝隙间对我微笑，并且说，MAY，我想再读一年。她这样对我说，她的脸深深地陷在树叶的阴影里。于是我对她说，好的。我只能这样安慰她，我本会说其他话。我对她说，小静，我们明年一起考。

小静看着我。她说真好——MAY，这样我们又可以见面了。我伸出手摸摸她浓密的头发，非常的冰凉。我说，是啊，又能见到你了。于是小静再次对我微笑，然后微微低下她的头。我看着这样的小静，是在她高考之后的日子里，她的眼睛漆黑而明亮，在六月明媚的天空下面有着奇特的色泽。

天空 (4)

七月之后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天空变得阴暗而压抑。我和小静蜗居在各自的家里，无所事事地看各种碟片，然后蒙头睡去，醒来之后给彼此打电话。那个暑假我爱上了国外的许多摇滚歌曲。我听着轰烈的声音然后不动声色地看着雨一直下，并且给小静写信。我告诉她，原来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生活是这样的不稳定，而未来，真的遥不可知——我们都无能为力。最后我再次给她抄写那首北岛的古诗。我说，它的名字叫做星光，很美丽的一个名字，就像五月天空下面的风筝。我在给她的信中再一次提到了那只风筝，我说，虽然它离开了，但总有一些东西会留下来，像那些记忆中的天空，因为遥远而更加甜美。我这样写着，用黑色的水笔在雪白的A4纸上写给小静。我说，小静，你要坚持下去，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段时间我即将上高三，对于未来还是那样迷茫。我给小静写一封又一封很长的信，并且想象她收到信时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轻声地笑起来。我猜想她一定还是那样安静，听着齐豫的歌曲，把自己包裹在椅子里面，以及她冰凉的头发在缓慢流淌。

这个时候我记起了以前我们在学校讲电话的时候，小静的声音有些清脆而沙哑，在漆黑的夜色中静静地流淌。她说，MAY，我要做试卷了，再见。她轻轻放下电话。而，我在这边，听剩下无边茫茫的忙音，最后低沉睡去——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我把自己掩埋在回忆里不可自拔，对于过去的回忆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时间真的是很无奈的东西。我一次次对小静说，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你要坚持下去。我这样说，而她，总是那样沉默微笑，到后来，我发现语言是如此的无能为力。我说你要坚持下去，然后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所有，就像我的朋友以前对我说过的一样。可是，到最后，一切即将过去的时候，结果

还是结果，没有任何的改变。小静在电话里对我说，MAY，其实我早就知道，但真的，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这样告诉小静了，我说，再过几个月秋天就要来临，就像海子说的那样，神的家中鹰在集合，因为树叶就要跌落，一切都会过去。小静于是微笑，她还是那样安静的样子，头发静静流淌，在我渐去的记忆中。她说，MAY，你也要努力啊。

——我好像看到年幼的她在山坡上奔跑，并且放飞一只只亲手扎制的风筝，最后看着它们飘然远去，终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小静总是对我轻轻微笑，然后低下头去在树的阴影里行走。她告诉我说，MAY，这些，我早就知道，不过没有关系的。她那样笑了，就好像五月的天空那样纯澈而鲜明——就像现在，她也这样对我说了，你也要努力啊。

于是，我就对她说，我会的。

在夏日，我要告诉你的

无论如何，这个夏天注定要充斥着异常漫长的等待。于是每天晚上我很仔细地制订明天的计划。我准备明天早上起得早一点，这样可以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去不远的山上晨练，然后我再回来吃饭，看书，以及其他各种可以做的。为使这份计划书显得不太单薄，我还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些细微的情节——或许不能算做情节——我认真地写，躺在床上认真地想，到最后，依旧是这样，第二天早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再次闭起眼睛去关掉它。于是我把昨天晚上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制订的晨练计划给抛到了脑后。

天空 (5)

所以，我悲哀地发现，原来我是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我在明白这个高尚的夏天将会改变我的命运之后，就开始不断地对自己说，在一切到来之前，要做些什么，让自己快乐起来。是的，快乐最重要。我在分数知道之前天天跑出去玩，在分数知道以后还是无动衷衷地去玩。而现在，在志愿被录取之前，我却天天蜗居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不是看电视就是上网，跟一大帮更加无聊的人聊天讲疯话。我想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或许烂掉。所以，我要在自己疯掉或许烂掉之前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

我要结束这样毫无意义的等待，或者在这样漫漫无期的等待中做点什么。我于是订计划，去晨跑，锻炼，以及意想中可以做的所有事情。我是这样满怀激情地去做，可是，可是我不得不被告知，我其实是个快无可救药的人。在我烂掉之前，我只能这样坐着等死，并且干瞪着眼睛，幻想一切都在意料中进行，就像幻想这个夏天，我所告诉你的，你会相信这全部都是真的，可信度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而，同样的在这个热得过早的夏天，有个叫做小静的女孩陪我一起慢慢地变疯或者变烂掉。我们一起出现在不同的城镇的某条大街或小巷，一起无所事事地逛着十分难逛的街，并且同样充满期待地制订计划却始终不会实行。我对她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可以干些什么。小静说，还能干些什么，玩就玩呗。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夏季，小静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似笑非笑地对我说，玩就玩呗。我记得当时我气得差点把她给劈了。

小静从这个假期一开始就抱着几本厚得可以砸死人的书信誓旦旦地对我说，MAY，我一定要把它们都看完。最后她还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期限，她说，我希望是在一个星期内。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小静抱着书做专心状拼命地啃，有时啃到快要睡去。那个时候我在她家看着她一点点睡去，又一点点

醒过来继续看。后来我说，要不，分几本给我，我帮你完成任务。于是，在离小静定下来的期限将至之前，我们异常认真地把书看完。到最后一天，小静终于展开模糊不清的微笑。她叫我MAY，她说MAY，我终于把它看完了。她说，MAY，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她这么问我，于是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也许只能这样了，只有接着等待了。

我早已明白，等待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情，在结果到来之前，我们坐在这里，心乱如麻又无比后悔地数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并且听不到任何回响。

在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所有可以预见的等待就已开始，并且，无可休止地继续下去，前仆后继，在上一个等待泯灭之前下一个等待就已开始。

你已经知道，等待在生活中扮演的是痛苦和无奈的角色，而，我们又无法拒绝。这些，我把它们都告诉你，只是期望，你能够了解，有些事情，并不如小说中记叙的那样简单，事实上，没有事情纯粹地那么简单可知。尽管我们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去寻找，去相信一切简单的事情，结果，同样如你所知，那些意想中的快乐，最终一去不复返，最终，只剩下感怀。

我记得，五月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名字叫做MAY，我郑重地对他们说，从现在起，我的名字是MAY，就是五月的意思，那个春天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叫做了MAY，五月，然后，我悲哀地发现，他们，无论他或她，都对我说，名字其实只是符号，只是符号。我惊讶于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哲理，但是我仍然坚持把这个名字延续了下去，一直到现在，这个夏天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我坚持着我的五月，如同坚守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一样固执。我对小静说，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固执。

天空 (6)

小静以前告诉过我，她其实也是个固执的家伙，她把自己称做家伙，于是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小静是个看起来有些弱小的女孩，皮肤苍白，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还有就是喜欢傻笑。我和这个女孩一起经常跟着她傻笑，笑完之后不置可否。

在这个夏天还未开始的时候，空气中残存着少许的清凉，我和小静一样，为着那个高三的最后冲刺而忙碌。小静和我都是懒鬼，专会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逃离，就在五月纯澈的阳光下逃离，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去复习。

现在，那场浩劫早已过去。我和她仍然懒懒地坐在家里，从头到尾把电视频道翻了个遍，然后抓起一本厚重的书看，看倦了就睡去，醒来之后接着看，尽量不让无聊来侵。可是，这样循环往复地生活，只能叫人反胃。无聊的生活就如同慢性自杀。小静说，MAY，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啊？

所以，就这样，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忧伤。有时候，忧伤并无原因。我坐在电脑前面，聊着聊着就会突然地陷入忧郁之中。我看QQ上不断闪烁的头像，感知着时间无知地过去，如同流水一样，哗啦啦，哗啦啦，终于消失在远方，终于不再有任何回响。我这样想着，然后突然会无话可说。我的朋友，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网上，他们都各自生活着，从未真正地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我说，你要快乐，你要坚持下去，然后就会得到你要的所有。我相信了他们，当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居然就轻易地相信这句话，像捡到从天而降的金元宝一样喜不自胜，然后以为真的一切都会有的。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那是句很矫情的话，我以前非常信奉的话瞬间就如同烟云一样消失不见，快到连我都不敢相信。

就好像我不相信那句简单的话一样，我对于所谓的爱情同样无从谈起。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一直想着有天可以拥有

华美而丰盛的爱情，我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城堡里然后渐渐老去——如你所知，我那时还是很小的孩子，小到可以做梦可以撒娇可以要所有的一切，所以我相信爱情的确切性和真实性。在我长大以后，我发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我无比悲哀地看着这些，在无数个漫漫无期的夏天，就这样任它逝去。我所谓的爱情，它只能存在于安徒生的童话里，或者雷诺阿的油画中——那样遥不可及。

而我，总是喜欢在这样的時候抬头看天空。天空纯澈，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在写字写累了的时候会看天空，时常用一种仰望的姿态，观看天边迅速撤离的白云，最后会看到无数忧伤沉默的亡灵。那些灵魂安静地看着这个让它们永远也看不明白的世界，它们会在夜里沉静地起舞，唱无比寂寥的歌曲，响彻大地，终于，告诉了我莫名的忧伤。

在我刚刚过去的高三，这样的忧郁经常突然而至。我憎恨它们的到来，它们却又无可避免地侵入我的体内，让我不知所措，时常莫名其妙地哭泣。我希望能拯救自己，在这个高三最后的时间里，我希望可以快乐地走下去。于是那段时间我无比信奉朋友们的那句话，他们说，你要快乐，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这样说，所以我就信了。而，一直到最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上的花言巧语竟如此虚假，就像那些来自天空的亡灵所唱的一样，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场游戏。游戏，只是游戏。我在自己制作的游戏中编织属于自己的卑微的梦想，并且希望它真的可以实现。

天空 (7)

只是后来，当梦想破灭以后，我才回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原来一切真的不过是场游戏，而空虚才是真正的代名词。

这个夏天我不可自拔地写了许许多多伤感的句子，以此来安慰自己。我清楚地记得一句话，若想得到快乐的结局，就必先经历所有的悲伤。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被验证的真相。于是在快乐到来之前，我必须无比悲伤地生活着，坚信着这样一句话，尽管它来自一个早已离去的女孩。我这样落拓地生活着，充斥着莫名的焦躁，以及遥望远远无知的希望。

然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怀疑希望存在的可信度。曾经的女孩告诉过我，希望如同地平线，当你靠近时，它转瞬即逝。在她离去之后我独自沉默地生活着，并且等待她的再次回来，带给我看北方的雪山和她的油画。我满心期待着她的回来，到今天，我的等待还在继续。她说她要像海子一样去找寻失去的幸福。

好像在很久以前，我和她热切地盼望雪的降临。那个女孩有着明亮的笑容。她对我说，为什么我们这里不再下雪？我无法回答。记忆中除了更久以前那一场微小的雪之后便什么也不再来。我对她说，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再后来，她独自去了远方。她要去看雪山，画她热爱的油画。她说她会带回来给我看，然而，如同我在每个冬季期盼雪的到来一样，我等着她的回来，结果却是一无所有。

她是我童年时最好的玩伴，所以我在很多的文章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到她。写到她告诉我的话语，写她的离开，以及我的期盼。只是现在，我逐渐开始明白，等待是一件痛苦而又无奈的事情。我长久地写一些艰涩的语句，给许多人看，一部分人喜欢，一部分人不喜欢。对于此，我亦无可奈何。我试图告诉他们一些东西，可是在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了以后，我发现，其实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想说什么，又想要什么。而或者，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要。所以，就

像现在这样，我故步自封地把自己囚禁在牢笼里无法逃脱，而且，看不清任何东西。小静说，MAY，写字会让你不快乐，试着停下来吧。她说还是有很多快乐的，你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啊。我明白她的话，我曾试图离开写字过平和的日子，可是结果我却发现，我与写字联系得过于紧密，就像蚕一样，最终，作茧自缚。

这个夏天我不断沉溺于王菲的歌曲中不可自拔。我在她的歌曲中寻找各色故事，一如爱情。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倔强的姿态唱歌。她唱爱情，于是那爱情枯萎，她唱快乐，于是那快乐蒸发，她唱永远，可能她自己也看不到什么是永远。但无论怎样，她依然会继续唱，唱到天荒地老。老包说，习惯了在王菲类似天籁的音乐里隔岸观火，用不动声色的冰冷掩盖自己的红火，满足于姿态的美好，至于那千疮百孔的心，那是应该被忽略的。

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一起讨论王菲，讨论爱情。在我的周围，许多人正在或将要发生爱情，他们不厌其烦地试图用爱情来掩饰自己不安的心——对于高考，我们无能为力。可是，那些所谓的爱情，终于经不起风浪，很快就会散架。而他们，总是一遍一遍地告诉我，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不会让你的生活那么无聊。他们用一种暧昧不明的语气对我说，你要相信爱情。而，老包对我说，爱情，是自杀的另一方式。

天空 (8)

是春末夏初一个有着明亮太阳的下午，老包对我说了上面的话。我看着她，看她身后阳光投下的阴影。我说，哦。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再次审视自己的高三，却发现除了无聊一无所有。毕业之后同样无聊。于是我拿出以前写的小说或散文，一篇一篇地看过去，然后一点一点地沉沦下去。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样风格的文字，或许受了网络上的影响。可是我想，这种文风，可以让我轻易地写出心中所想。我无法抗拒，正如我无法拒绝生活一样。就这样，我往往一口气写了许多文字，有时候也写不出来。在写不出文字的时候会觉得绝望，心中一大堆话无从说起。那些时候我只能仰望天花板，看空气中掉下来的细微灰尘，如同生命的舞蹈，卑微又绚烂地在自己的世界里起舞。

同样的，这个夏天我想说的都是些微小的事情，小到连我自己都觉得无从谈起。它们像尘土一样满街飞扬，却又抓不着，有时伸手，什么也没有。这便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假若你看不见，听不到，但你可以想起。我总是这样满怀期待地希望你可以相信，可以明白，纵然结果都是一样。

到现在为止我不止一次地想，我不想做作地过活。我讨厌做作，因为虚伪。就像有些我看到过的友情一样。过去我一味相信友情十分珍贵，并且不可侵犯，圣洁得如同冰山上的雪莲。可是，总是到最后，我才发现，以前的一切，居然全都是假的，做作得如同一场戏。他们，我所谓的朋友，他们对我说，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里，要勇敢说出来。然后他们便把我告诉的话全都对外开放，甚至还添油加醋。这样的事情还表现在成绩上，在得知我的成绩之后，他们会说，别在意，这次失败了没有关系，以后还有机会。可是随即，他们马上去告诉别人我那惨不忍睹的分数，用不置可否却幸灾乐祸的口气，到处宣扬这并不好看的分数，做作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把这些告诉老包的时候，她说，有些人，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关心过你，或许他们出于某种不可知的立场，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关心自己。

所以我现在又要告诉你，我讨厌做作，更不想做作地生活。我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写该写的字，做该做的梦，我全心全意地做着或将会做我所有应该做的事，比如我制订计划，晨跑，和小静看书上网，聊天发呆再烂掉，或者更久以前我对班上同学所做所说的一切，我保证并没有做作，尽管他们那样微笑着拐弯抹角地对待我。很久以前我就被训练成一个不动声色地去相信美好的人。过去我平和地对待那些人和事，在我明白之后我选择了沉默。对于那些伤害我的人或事，我只能沉默对待，虽然我并不情愿，但是却再也无力发泄出来。我依旧只说只做该说该做的事，然后告诉他们我已经原谅了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圣人，长大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沉默少语不合群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走下去。

而如今，过去的一切早已过去。毕业之后大家都纷纷作鸟兽散，回到各自的地方继续各自应有的生活。我终于可以写想写的字，看想看的书，而不像过去一样隐藏这些——事实上我不喜欢隐藏。老包去了杭州，或者九寨沟，我在这里偶尔会想起她寂静的侧脸，以及太阳投在她脸上的阴暗光线。而，那些日子，终于成为一种可以被纪念的形式，渐行渐远地残存在脑海中，等着有一天全部忘掉。

我喜欢这样遗忘的方式。我想，或许只有遗忘，才可以期待未来。虽然，未来是那样盲目而不可知。我以为，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遗忘，忘掉开放了的花，忘掉下过的雨，忘掉流过的眼泪和想念过的人。这样，年少青涩的心才会慢慢成长起来，不再轻易地疼痛。

于是，在这个夏天我说了这许许多多的话，就是作为以前那段平淡岁月的一个纪念。我将要告别他们以及她们，对他们说再见，对她们说再见，并且真切地期待以后会重新遇见，那时也许早已物是人

非，曾经惺惺相惜的他或她，也已经忘掉了彼此的容颜——时光流转中许多事情都会改变。

可是，我还是依然这样沉默地坐在台阶上抬头看天，然后，我看到了你，我会对你说，其实我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一切都还在这里。

以及所有过眼云烟的微小幸福。

流觞 (1)

天刚刚下完一场雨，于是天地之间弥漫着苍茫无边的水汽，这个时候头顶上掠过一只灰色的鸟，匆忙离去，消失在没有尽头的远方。我顺着它留下的痕迹看到了天空中绽裂的阴云，始终有着无力地挣扎。我在这样的天空下面记起了流觞的明媚笑颜，如同天地初开时的鸿蒙，她的气息游离着。她的眼睛漆黑一片，非常明亮。然后她在夏天的最后一个黄昏里对我微笑，她说，再见。再见，我看着她缓慢地说出这两个字，并且飞快地转身离去，消失不见。而我只能是这样站立着，透过茫然的雾气我的双手冰凉一片。这个时候我看着她离开，却无法做任何事情。

很多时候，我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一个人生活，希望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我在午夜听王菲的歌曲，然后试图通过摇晃的树影寻找萤火虫的光亮。我站在窗前，捧着一杯牛奶，沉默不语。我的眼睛干燥，常常流下酸涩的眼泪。在那扇朝向西北的窗户面前我喜欢发呆，然后想象那些早已消失了的、飞舞于月光森林之中的萤火虫。它们发出微弱的光芒，最后熄灭。流觞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去的，她的头发漆黑无边，眼睛明亮。在她离开之后我奇特而迅速地失去了关于她的所有记忆，只留下那些萤火虫，只有萤火虫。我于是对着夜色微笑。我对着午夜时分微凉的空气呵出淡淡的雾气，看它们凝结并且下落。

我这样独自生活着，并且努力想象着流觞的脸庞。于是她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她的嘴唇苍白，神情茫然悲伤。在那些落下的树叶之间，在秋雁飞过的最后痕迹里。她的脸庞升起于高高的山丘，或者低垂在水平线上，如此模糊不堪。在这样的背景里她对我展开突然的微笑，然后告诉我她所有的缠绵悲伤。她的头发低垂着，于是在她的脚下，河水飞快而冰凉地向低处流去，一直沿绵到无尽的远方。不知所踪。我抬头看去，天空的尽头一无所有。所有河水东流而下了，唱起喧哗的挽歌，慢慢消失在我残余的时间里。终于，我低沉地睡去，在

我一个人的房子里，我仰望着陌生城市的天空，听着王菲的《笑忘书》，然后闭起眼睛睡去。

在梦中我见到了无数的星火，它们炽热地燃烧，飞快而沉重地从天而降，最后消失。这个时候我在黑暗中行走，并且听闻了神秘女子清脆的笑声。在这样的笑声后她对我说，楚天苍茫，白鸟已去，是该离去的时候了，是该离去了。于是我问她，你是谁？为什么要我离开这里？可是我看不到她。在无数从天滚落的流星中她留给我模糊的背影，然后消失不见。我重复着她那诡异而无依的话语不知所措，并且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声。

惊醒之后我的耳朵发出了嗡嗡的叫声，里面依然是王菲的声音。于是我对自己说，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梦，一个梦而已。然后我再次睡去。所以就是这样，到最后，我的记忆在一次又一次的梦境之后奇异而飞速地流失。我只能靠听那些从前遗留下来的歌曲来回想我的流觞，以及她的萤火虫。

存在于我记忆中的关于流觞的除了漫天的火光一无所有。在那段隐约的时间中我沉默地站立在北方清冷的天空下面，然后看到了一个女孩在树林间的奔跑。我听闻了她明媚的笑声。她的头发漆黑一片，在冰凉的空气中绝望地飘荡。我看到了她不间断地挥舞着双手，穿行于萤火虫的光芒里奔跑不息。我张开嘴巴用力地喊叫，流觞，流觞。却如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力呼唤一样，她一无所知。无数的火光在瞬间从四面升起，树枝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最后她终于停留下来，她在熊熊的大火中朝我远远站立着。她说，楚天苍茫，白鸟已去，我最后的萤火虫也将离我而去。她说，是该离去的时候了。于是我悲伤地问她，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离开？她笑了。她的脸庞在火焰中有着跳动而恍惚的色彩。她说，没有为什么，这只是我的一个誓言。我的父亲，他离开了我，所以我要去寻找他。我必须这样做。她的眼睛发出微红的光芒。她说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温暖都将消失，所有的人也都将离开你。所以你快离开吧，离开

吧。亡灵正在悲哀地死去——我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不知所措。最后她转身离去，在火光的尽头渐行渐远。

流觞 (2)

我终于明白流觞早已离我而去，在那场几乎毁灭一切的大火中所有都将失去。无数次地我听到了梦中女孩的声音，放肆而凛冽。她对我说，你快离开吧。她的声音和流觞奇特地重合在一起，随着这一袭秋风去向远方。我的眼眶微微发胀，头痛欲裂。她说，你一定要离开这里，一定要离开。只有离开了，你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几个月之后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大草原，并且在那条通往月光森林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她静默地站在我的身边，头发浓密而阴暗。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对我微笑。她说，是你。我已经等了你很久。所以我问她，你是谁？女孩静静地笑着，她说，我是来寻找萤火虫的。这个时候一群大雁飞过森林上空，徘徊。女孩抬起头来用手指着那些鸟儿。她说，你看到了吗，就是那些鸟，它们不断地飞离一个地方，然后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些，就如同我的宿命一样。她看着我低低地笑。她说，我从这个世界的尽头而来，是要去另一个地方。她缓慢地说着这些话并且用漆黑如墨的眼睛看我。最后她问我，那么你呢，你将要去哪里？

我茫然地看着她。我想起那个时常在我梦中出现的情景，无数的火光在飞舞。流觞说，那是萤火虫在飞，然后她飞身奔入火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我这样看了眼前的女孩很久，直到她的目光终于暗淡下去。她用一种悲悯的神情看我，然后说，原来你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你一直都不了解姐姐的心情。

于是我问她，那么，你的姐姐又是谁？可是她转身离去，就像出现时一模一样。

后来我一直在攀登这座山峰。奇峰高远，那些艰险的山峰盲目而疼痛地刺入天空，整个森林在疯狂而撒野地生长。我这样一直看它，然后我继续着攀登。我想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同样年纪的流觞一起攀爬这座山。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对她说，不要

害怕。于是女孩流觞展开了她纯真的笑容对我说，我不怕的。也是在同样的山路上，流觞的脚不小心被刺伤了，她的雪白的裙子上立刻血迹斑斑。于是我背着她。流觞在我的背上问我，你累吗？如果你觉得累就让我下来，我自己可以走的。我回头对她微笑。我说，没有关系，我一点也不累。一点也不累。

流觞对我说起过她的父亲，是在山腰休息的时候。她说，我的父亲早已离去，但是我不喜欢我的母亲。她把手抬向那尖利的山峰，她说，就在这埋葬了我所有的月光森林，我的父亲上山避雨，可是从此不再回来。而我的母亲，她只是随便收拾了衣服就带我另走他方。许多年以后她再次和我爬山的时候把这些告诉了我。她迎风站立很久，然后她对我说，这些，你都不会明白。我知道我的父亲他还在这里，只是我没有找到他。她说，或许这月光森林的顶峰是另一个世界尽头，而在那里，葬送了所有的亡灵。流觞转过身来看我，她的泪水无法遏止地奔流。她说，我的温暖正在不断离我而去，我只有萤火虫了。

她说，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总会有萤火虫留下来。因为它们，是最坚强的生命。

就好像我永远记得流觞的笑颜一样，我记住了她的萤火虫。多年以后我离开大草原在四季分明的城市里生活，盲目地学习做题目。我对每个人都客套地微笑，并且讲一些落俗的无聊笑话，会在夜里把键盘敲得啪啪作响，写字到深夜而不说一句话。我在头痛无奈的时候想念着流觞的萤火虫，那些早已消失了的，关于幸福和温暖的生命。我在自己居住的房间里喝着冰水，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流觞 (3)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流觞，即使是我的父母。他们知道流觞已经在多年以前死去，所以不会留下任何东西。于是很多时候我独自守候着我的流觞，守候着我童年的记忆。于是，流觞在很多时候出现在我的梦中，在路口，在树下，在窗楼，在天空，她对我说起她所有的快乐和悲伤，告诉我她的萤火虫。她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说着，可是到最后，不得不离去。她说，寒冷来得太快，温暖已经消失，所以她必须离去。她用一种茫然但坚定的语气说，楚天苍茫，白鸟已去，是该离去的时候了。她重复地说着，然后突然消失不见。

这个冬天我在另一个灰暗的城市里读高三。我明白我除了无聊一无所有。在这个囚笼般的学校里我每天都无所事事，同样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离去。我的父母每隔三个星期会给我打电话，以确保我平安无事后就继续忙他们自己的生意。而我像个痞子一样整天游荡在学校和其他各个角落之间，败坏纪律，破坏公物，不求上进。后来我自学了油画，于是我在无数节无聊的数学课专心地画我的画。我的数学老师对我说，以后你不用再来上我的课了。每次她都这么说，可是我依旧会在第二天出现在她的面前。我对她说，如果我不画了，那么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手画酸了，另外一个是我离开了。我的老师说不出任何话，于是彻底地放弃了我。长久以来我背负着我的油画，面容模糊地穿越一个又一个季节。

寒冷的十二月，我坐在窗前，透过白云，看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气千里而来，奔腾不息。而伴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潮那白衣女孩在瞬间出现，带给我轻微而恍惚的疼痛。她像古代使女一样策马而来，最后停泊在我的视线前方。她的眼里有闪光的泪水。她用一种悲伤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姐姐，她终于离开了我，终于离开了。她乌黑的头发在狂乱的寒风中疯狂而疼痛地纠结。我面对着她，忽然就想起了年少时候的流觞。还是个孩子的流觞非常喜欢听她父亲

给她讲夸父追日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时常去她家找她，于是就和她一起听那一段永恒的浪漫传奇。草原寒冷干燥的季节，所有的树叶都化为泥土了，我们坐在帐篷里温暖的火炉旁边说话。我拉过她冰凉的手然后问她，你冷吗，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流觞看着我并且对我微笑，她说，我不冷，不冷。

于是在寒冷的空气中我对白衣女孩说，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是谁也无能为力。我看着她缓慢着流下了眼泪。她说，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的姐姐，她的萤火虫早已离开，所以这世上的温暖必然消失了，可是天地何曾广褒，何处是归途。到最后她一如既往地消失。她挥舞着她的长鞭，转瞬即逝。

同样的，对于她的离去，我无法做任何事情，我试图怀疑流觞存在的可能性，可是到后来，我的记忆中除了那场遥远的大火一无所有。我的耳边不断地重复她的话语。她说她必须离去，于是在漫长的黑夜里，无数的火光伴随着从天而降的流星点燃了大地。然后奇特的，那些被火光吞没了的细密记忆，如同雨后的菌类植物，那样飞快地迫切地出现。在我童年生活着的草原，天空始终清澈，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在头顶上流动。而流觞的风筝总是轻易地飞起来。她高声笑着，并且告诉我她的风筝叫做萤火虫。她说，萤火虫是我的，所以永远都不会离开我。流觞手握着她的线，在大草原上肆意地奔跑。

流觞（4）

在我曾生活着的草原，日夜都变得十分模糊。流觞的父亲是个十分优秀的牧民。他在一大片空旷的草原上放牧，并且唱一些旋律奇特但是十分好听的歌曲。年幼的流觞非常喜欢听他唱歌，可是怎么也学不会。于是我对她说，以后我学会了，我教你。

那段时间我们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放飞一只又一只的风筝，然后看着它们最终飘然远去，在天空的尽头消失不见。到最后，流觞握着那根细长的线低声哭泣。她说，为什么我的萤火虫总是离开我，为什么它们都不能留下来。她抬头看我，然后沉默了。在那些晴朗的天空下面，马儿在肆意地奔跑，流觞漆黑的头发骤然飞扬，她用一种延绵的目光看着前方，最后她说，你知道吗，这些，是我生命的全部，这些，却最终要离我而去。

在这个寒冷的空气中我毫无征兆地陷入那些突如其来的回忆之中，并且在瞬间记起了流觞的全部。她骑着她漂亮的马儿在无边的草原上飞奔，雪白的衣衫不断飞扬。而，许多年后那一场猛烈而突然的大火，将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带走。

我在这个阴暗的城市中不断穿越如织的人群，听着激烈的摇滚，如同鱼儿一样绝望地逆流而上，不知所措。我艰难地抬头望着遥远的天空，以及想念更加遥远的大草原。最后我在一个失去盖子的路井前面停了下来。我低头看自己肮脏的倒影，然后我想，如果我跳下去，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我跳下去之前，会不会有人拦住我。我回头去看，结果看到无数面容模糊的人群，正在如水汽一样缓缓蒸发。我笑。这就是我所生活着的城市。我再一次回忆起童年的大草原，可是这般无力地挣扎，同那些回忆一起终于都会离我而去。

这个时候流觞出现了。她的手中还握着那根线，她的风筝早已不知所终。于是她对我笑了。她说，你还是走了，你离开了草原，所以你永远也回不去了。她说你还记得吗，我的萤火虫，它们也和你一

样，都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于是所有的温暖必然消失。而你，既然离开了，就要不停地走，不断地离开。她看着我惊恐的眼睛缓缓笑了。然后她说，你要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没有永远。永恒早就消失在了遥远的地平线下面。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流觞低低地笑着，她的眼睛看着我的，漆黑一片。她说，没有为什么，这世上的一切，都没有为什么。只是你要离开，就像我的父亲离开我一样，离开了，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到最后，同样的，流觞消失不见。我的耳朵里还是粗糙而尖锐的声音。他们不断地喊，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王国已经沦亡，我们的枪已没了子弹。听着这样的歌曲我继续穿越人群向前方走去，抛弃了一切。

生命是一次次地逃离，并且还将永无休止下去。

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在课堂上放肆地画画，并且大胆睡觉，不知悔改。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已经调离的数学老师，她微小的身躯微微颤抖——想到这里我面无表情地微笑，然后再次睡去。

每个有太阳的日子我会在这些污浊的天空下面行走，穿越四季而不知如何停歇。我的流觞，她在那次离去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天空的尽头一无所有，她的萤火虫早已失落在某个世界尽头，温暖已逝。于是我在路上飞快地奔跑起来，感受着呼啸的风声不断向远方跑去。时间在迅速流逝，尘埃在阳光的投射下变换着姿态舞蹈。我的双眼模糊，耳朵里听着连续的摇滚而疼痛不止。我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却最终在同样灰暗的天空下面接着余下的生活，并且，开始遗忘过去的一切。

于是，那个曾经在大草原上寒冷的季节里拉我的手听她父亲讲故事的流觞，她放掉一只又一只亲手扎制的萤火虫然后低声哭泣，最终微笑地告诉我说，你要离开这里，去下一个地方继续生活。

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她漆黑的眼睛，她的手中还是紧紧地握着那根早已断掉的线，她缓缓转过身去，继而穿越整个大草原，终于，随着

她的萤火虫，消失不见。

牵牛花开的日子（1）

童年是一座迷幻的城，我乐在其中，望不见城的墙。直到六岁，爷爷极度不寻常的宠爱未能给我添上顽皮的习性，我的安静如一摊死水。

我和伙伴梁子，小蔡及四个中唯一的女孩婷儿那时都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听不到大人们的嘈杂，也望不见他们的烦乱。湛蓝的天空总是挂着几朵白云，葱绿的树丛里有喳喳的鸟叫声。我们会捉鱼，逮知了，捕蝴蝶，我会摘一朵野花插在婷儿油酥发亮的发中，这样能看见她开心的笑容。梁子和小蔡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敢于爬上高高的树，或是骑在墙上往下掷石子。而这些我都可望不可即。曾有一次他俩热情地将我推上了长满杂草的墙，希望让我感受一下居高临下的英雄滋味，可惜他们只是失望地看到我闭上双眼，大声哭泣。

离我家不远的一块长满牵牛花的荒地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开辟了广阔的幸福天地。我们一直不明白牵牛花为什么只在清晨才开放，我问过母亲，她说因为清晨里的阳光最柔和，还把露珠撒向大地，是露珠唤醒了花儿，让它们睁开眼看这个世界。我把母亲的回答告诉了朋友们。我们牢牢记住了清晨是最美的。每个清晨我们都一齐去看那片牵牛花，和花儿共享清晨的喜悦。我们三个把牵牛花放满婷儿的全身，我们管她叫花仙子，合力将她高高举起，大声欢呼。

记得我们的乐园出现过蛇，是婷儿先发现的。婷儿和我一样都不知道那个细细长长的绿虫儿叫蛇，婷儿当时的毫无畏惧至今让我吃惊，她拉着我的手睁着惊奇的大眼睛问我这是什么。我虽不知，但见它的样子心里一阵怵怵。见多识广的梁子和小蔡告诉我们这叫蛇。我立刻联想到爷爷故事中的蛇精，我吓得脸变了颜色，大呼：“这是妖精！”拉着婷儿飞速奔跑起来。我们都懂得妖精的概念——一种可以张开血盆大口将人吞噬掉的怪物。大家惊愕地奔跑着，小蔡不时地回

头，害怕妖精会追来，婷儿抹着泪，她说，我们的家被妖精占了。跑了许久，才发现梁子没有跟来，梁子是不可以丢下的，恐惧没有抵挡住我们找梁子的迫切。当我们瑟瑟地返回乐园时，却发现了迎面而来的梁子，他手里拿着那条蛇，他告诉我们妖精已经被他杀死了。我们相信梁子是神仙，在爷爷的故事中，只有神仙才能杀死妖精。

我们重返乐园，心情激动欣喜。小蔡兴高采烈地提出要梁子和婷儿结婚。他说他的叔叔结婚时有多么有趣，能吃到许多美味的食物，可以听到潮水般的欢呼。比起小蔡的博学，我简直是个白痴，对于结婚我一无所知，但既然是有趣的事，自然要赞同。这时婷儿提出异议，她说她不喜欢梁子沾满蛇血的手。婚礼还是举行了，新郎是我，只因为我的手比梁子和小蔡的都干净。只可惜我们的牵牛花园里不长香蕉、苹果和糕点，不能给小蔡空流出的口水一些慰藉。我们精心编制了一个美丽的牵牛花环，我亲自给婷儿戴在头上。婷儿对我羞怯地微笑，我表情严肃，煞有绅士风度地对婷儿说一定好好关心照顾她，不让她受委屈。这是我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所能理解的结婚的全部含义，竟成了以后梁子和小蔡常常笑话我的话题。

在小学里我和婷儿，小蔡在同一个班里，梁子高我们两年级。小学四年级时我们终于团聚——梁子两次留级。

牵牛花开的日子（2）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干瘦的老女人，严酷的眼神大有独裁者的风范。操着一口天津腔证明着自己与其他老师与众不同的身份。人们以为一个放弃城市生活而到乡村来做一名小学教师的人定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善良心灵，或许很多人还为她无怨无悔的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而感动不已，家长们会以为自己的孩子能拥有这样的班主任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实际上，她的教学让我们毛骨悚然。

先是惊人的作业。比如把一篇课文抄十遍，将课后题再抄十五遍，这样她不必担心学生们放学后会贪玩——作业能证明一切。她还给我们分了学习小组，把我和梁子，小蔡，婷儿分在一起，每天大家在我家做作业直到晚上十一点。这个过程中，梁子和小蔡免不了要打闹几番，我和婷儿则静坐一旁望着。之后我们三个男孩送婷儿回家，再各自回去。

还有就是不准我们看电视。傍晚六点时诱人的卡通片开始播放，这时班主任会派班长带几个人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发现了便会告诉她，不幸的可怜虫会在第二天被罚站一天。我们的班长是个如此尽职的人，不会漏下每一个“违纪”的人。有一次，我看电视忘了插上大门，也可能是爷爷出去把门打开了。总之，当唐老鸭正和一只癞皮狗纠缠不清时，班长闯了进来，他如同捕获了一只猎物一样大声笑着，我怯怯的恐惧也正如一只被捕获的野兔。第二天，奇迹没有发生，我被罚站一天。我孤独地望着同学们惊恐的眼睛，一股羞辱涌上心头，我哭泣起来。许久，直到我望见了婷儿哀伤的眼神，我感到婷儿会因为我的难过而伤心落泪时，便极力止住泪水咧嘴对她傻傻地笑了。

事后梁子和小蔡找我说一定要合力将班长痛打一顿，被我劝住了，这将意味着我们三个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挨教鞭和叫家长。我们把这一切归咎于班长，从此我们开始笼络班里的所有对班长不满

的人，一起监视班长的一举一动。稍有不对的地方就报告老师，双方斗争愈演愈烈。现在想来班主任一定是静坐山头，悠闲地摇着羽扇，得意观望。

从一开始上学父亲就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的全部使命就是考上大学，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努力学习。我也确如他所望，作业总是优，每个期末考试都能得到一张奖状和十几个本子，婷儿也是如此。但梁子和小蔡却总是名落孙山。我和婷儿会把奖到的本子分为四份，每人一份，后来我发现梁子和小蔡比我和婷儿更盼望期末的到来。

我以全校第三的名次考上了镇初中，婷儿是全校第一。开始的分班让我们懊恼不已，我们被分在四个不同的班里。那个年龄我们开始明白一些男女的感情，羞涩拉开我和婷儿的距离。每次见到婷儿我都脸红地低头，婷儿说话也是语无伦次。小蔡告诉我他打听到有很多男生喜欢婷儿，要我去追婷儿。我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孩子，小蔡越是这样劝，我的心灵越是往更深处禁闭。最后干脆躲闪起婷儿来。我害怕见到婷儿的眼神，更怕听到学校里的男孩对婷儿的议论。

梁子这时已将交往面大大地拓宽了。他随便一呼喝便会有一群衣冠不整的学生跟在后头。梁子告诉我他辍学的哥哥给他介绍认识了不少社会上的混混，在他看来那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梁子相信武力能解决一切问题，能燃烧他躁动的青春。我和他的谈论最后局限于许多激动人心的打架场面。每次见面我都能望见他眼神里闪亮的砍刀和鲜红的血。因为梁子我开始吸烟，在他面前我不得不叼起一根烟卷，否则会受到鄙视。我曾望见梁子指挥着他高大魁梧的身躯把一个学生踩在脚下，像踩一只小鸡。梁子是我的自豪，他让怯弱瘦小的我在学校里从没受过欺负。

牵牛花开的日子 (3)

梁子在初二下半学期被学校开除。他和小蔡带几个学生把一个整日纠缠婷儿的学生打成了重伤。他俩一直认为婷儿是我的，而我和婷儿作为他俩最好的朋友是绝对不容侵犯的，可能他俩更忘不了长满牵牛花的乐园里的那次美丽婚礼。小蔡靠家里托关系幸免于难，而梁子就这样和我们远离。

当我们四个坐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婷儿和小蔡是如此的忧郁。离开学校在我看来是一件不敢想象的可怕事情。梁子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说他早就不想学了。我们明白他比谁都难过，他只是不愿见我们伤心，他是舍不得离开我们的。

我们默默静坐，婷儿走后，我们开始喝酒。喝多了所有的忧愁都一扫而光。大家开始讲笑话，笑得有点凄惨。不知为何梁子又提起了六岁的事，笑我“婚礼”上的窘样，摇着头，摆动着手臂，似乎是在讲给自己听，然后“呼”地拎起了我的领子，他说，你说过要好好照顾关心婷儿的，不可以忘记，他说如果知道我对不起婷儿一定会把我打成残废。我想起梁子刚才望婷儿离开时的背影的伤心表情。明白其实梁子喜欢婷儿。

梁子走后，我，小蔡，婷儿又无猜地走在了一起，我不再拘谨于与婷儿的相对，我害怕有一天会变成残废。

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东北出差给我带回一支口琴，橘红色的外壳，印着美丽的花纹，随着口里的气息发出不同的声响。我一直爱不释手。到高中时已会用它吹出不少曲子。

这时一直陪伴我的小蔡已经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剩下的是婷儿和那支口琴。黄昏，我喜欢一个人独自坐在操场无人的角落吹支忧伤的曲子。生命里我的忧伤是莫名的，它无处不在。婷儿偶尔坐在我的旁边，望着天边的红霞静静地听。我会教她吹。婷儿说她不明白我，不明白我的孤独和忧伤，我无言以对，只能对她默默地笑。无论

是和她吃饭还是逛街，我都一味的沉默。有一天婷儿哭着告诉我，我让她寂寞。我恐慌，但无能为力。我语无伦次地告诉她，我们生活在冰冷残酷里，人们的虚伪和妒忌让我窒息。落水儿童没人救，流离失所的人冻死街头，富人们却享受奢华。婷儿对我这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报以冷笑，她说你不相信快乐吗？我相信！我要找到它！说完愤然转身离去。

小蔡归来。他已将原来的影子抹落干净，满口的金钱和女人。我并非反对金钱，有一天我也会挣钱，人们都相信金钱能带来幸福，于是，金钱就真的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但我无法容忍小蔡用虚伪的客套和轻浮的甜言来拉开我们的距离。他是在向我显示什么吗？告诉我他现在多么的圆滑世故，多么的深谙生存之道；告诉我曾经我们都是白痴蠢驴；告诉我他已把单纯的友谊践踏成了一钱不值的脏泥巴。我心灰意冷。

梁子也来学校找过我一次，还带着花枝招展的女孩和他脸上的刀疤。他入了县城的黑帮，言谈举止无不显示出他的黑色身份。他说我有什么事情的话尽管找他。我漠然地望着他。我没有让婷儿见他，尽管他一再要求，我知道婷儿见到他一定会伤心的。

高中生活令我欣慰的是结识了平子和小伟——两个和我一样安静如水的家伙。我们在一起谈论着莫泊桑的幽默和果戈理的讽刺；调侃着尼采的悲哀和加缪的尴尬。我似乎是要摆脱曾经那个世界带来的不幸来开辟另一个幸福生活。我没有把婷儿带进这种幸福里来，她依然孤独。直到有一天和另一个男孩走在了一起。她幸福地告诉我：那个男孩给了她快乐，他们恋爱了。我本想面带微笑说几句祝福的话的，但哽咽了。我决定不再打扰她——既然我不能给她带来快乐。从此每天听着张信哲忧伤的歌，或让口琴响起伤感的曲子。成绩也一落千丈。我多想告诉婷儿：婷儿，原谅我自私的忘却吧，原谅曾经把太多的忧伤分担给你。回到我身边来。

一切都已太迟，我，梁子，小蔡，婷儿，我们共同的世界，如今已支离破碎。我无力将这些残缺的碎片修补好，只能让时光的风把它更彻底地风化掉。

在我将要高考的时候，梁子托人给我打来电话，那人告诉我，梁子坐牢了，因为抢劫，他想见我。我没有感到吃惊，这个悲剧在我意料之中。我买了一包烟，来到监狱。对面的梁子消瘦得让我认不出来。他强忍着露出一丝微笑，我们两个都悲哀地说不出一句话。我把烟扔给他，他拿出一支使劲地嗅了嗅。他说真倒霉，把公安局长的车给劫了，又问我婷儿知道吗？我告诉他婷儿暂且不知，说她现在有了男朋友，很幸福。梁子说一定是我冷落了婷儿。他又问小蔡现在如何？我说我已经把他忘了。梁子落魄地低下头。

我走出监狱的门，听见梁子在后面疯狂地摇着铁栏杆，他大喊：“雪漠，我不想坐牢，带我离开！”

我没有回头。

我告诉婷儿：梁子坐牢了。我低头不敢望她，害怕见到噩梦里她的冷漠。婷儿没说话，她就这样沉默，一动不动，然后握住我的手。

“雪漠哥哥，还记得那个长满牵牛花的地方吗？明天早上我想到那里听你吹琴，好吗？”

我愕然地望着她，点了点头。

轻柔的阳光把牵牛花芯的露珠映亮，白蝶和黄蝶飞舞其中，乐园依然如故。我望见四个幼童嬉戏的影子，只是现实的落寞让我无言。

吹完一支忧伤的曲子，我对婷儿说：“童年是一座童话的城堡，我们曾经幸福地生活在里面。后来，我们长大了，来到眼前。要么堕落，要么悲哀，要么目空一切的高傲，一起建造着这个残酷的世界。”

婷儿不屑我的谈话，一把夺过我的口琴说：“雪漠哥哥，你知道吗？我也会吹口琴的。”

她得意地昂起头，捋了捋额前的发，吹起一支欢快的曲子。琴声迎着朝阳，盘旋在绿野的上空，引得鸟声回应。琴声驱散了心头所有

的不幸。

婷儿一边吹，一边望着我笑。

我也笑了起来。

蜻蜓的眼泪（1）

三年来，我一直作为一只蜻蜓孤独、忧伤地活着。或许，我也是幸福的，因为如今我看见我爱的人终于又有了开心的笑容。

如今，我可以放下所有的焦心和忧虑，孑然一身、漫无目的地飞翔。那个我曾经深爱的女孩——多多，终于将我忘记，依偎在另一个男子怀中。

三年前，作为一个人，我和多多有多么幸福的生活。在每个有清脆鸟叫的晨，我们一起看日出；在每个月光如水的夜，我们一起望星星。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这一切。当医生宣布多多将永远昏迷时，我的幸福就此终结。

我曾无数次向神祷告：只要多多可以醒来，我愿付出我的一切。爱真的感动了神。

神答应我让多多醒来，条件是我将化做一只蜻蜓。

多多醒来。她唤着我的名字：漠，你在哪？

她的声音悦耳如初。她看见明亮的窗子上落着一只蜻蜓，只是再寻不见一个叫漠的男孩。

我陪着她寻找自己，陪着她失落地流泪，陪着她将我忘却。当我看见多多的手被另一个男子牵起的时候，我一下子从半空中跌落了。

从此，我开始了了无牵挂的旅行。或是挥动那对美丽又叫人忧伤的翅膀，或是用自己纤细的手拨弄我那长着硕大眼睛的头，或是说几句嘶哑的蜻蜓的语言。我拒绝和那些真正的蜻蜓接近，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能区别我和其他蜻蜓不同的事。

世界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归宿。

也许，是我的可怜被神发现了。于是神告诉我，我如果想恢复人的形体，必须得到多多的一吻。我苦笑。作为一只蜻蜓，又怎么能得到人的一吻，恐怕我一接近她，就会被抓住，甚至死亡。死于自己心爱的人手中，会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这是一个被紫色云纱笼罩的黄昏。我栖息在一棵美丽的橙子树上。我已凄然自虐地飞行了三天。饥饿和疲惫叫我再也抬不起头。

我绝望地看着落日余晖，预感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一只蜻蜓挡住我的视线，她停在我眼前泛着淡黄光彩的橙子上，双手交叉地清洁身上的尘土，用好奇的眼光望我。我能望见她作为一只蜻蜓的美丽，特别是她那对与众不同的五彩翅膀。

“你不快乐。你病了吗？”她歪着头。我能听出她声音中的关切。

若在先前，我会理也不理，转身离去。可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只能以沉默抗拒和她的交流。我努力将头转向另一面，随着转动，橙子叶轻轻摇晃。可那家伙又飞到我的对面。

“别理我，请离开这里！”我愤怒地说。

“我能感觉你的忧伤，你是一只少有的忧伤的蜻蜓。蜻蜓怎么会有忧伤？蜻蜓都是快活的，像我。”她绕着我不停地打着旋，还用手点点自己的头。

“你一定是饿坏了，等我。”她转身飞去。

很快，她风尘仆仆地飞来，喘着粗气，把一只虫子放在我面前。如果没有食物，我会凭意志将自己饿死，但一旦有食物摆在面前，饥饿的痛楚加剧了，我不自禁地，不情愿地一口将它吞下。

我终于不忍心再冷落这只善良的蜻蜓，她的单纯与善良好像多多。

“你这只蜻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可以把当成你的同类，我是人，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我严肃地对她说。

“好奇怪的家伙。好吧！我就当你是恐怖的人类，尽管我一点也不喜欢人。”她舞动两下翅膀，来表示在她看来我不过是一只异想天开的蜻蜓。

“我叫雪漠，你呢？”或许更多的是我把她当成了人。

蜻蜓的眼泪（2）

“你会有名字，蜻蜓从来没有名字的。好吧，你是人。叫我翅膀吧！伙伴们说我的翅膀最美丽。”她怪声怪气地说。

于是，那整个晚上，我讲述了我的故事，一边讲一边想我现在的境遇，我的故事也只能讲给一只蜻蜓听了。

当早晨的眸子再度睁开，我看见翅膀的身体在微微抖动，因为寒冷，因为她已深深沉迷于故事中了。

她已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人。

“爱情是什么？”她轻轻地问。

我幻想着现在我恢复了人形，而翅膀是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并排倚在橙子树下看朝阳。这时，小女孩转过头看我沧桑略带忧郁的脸问：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幸福，是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每个人死后都有真正的灵魂的。人因为拥有爱情才拥有真正的灵魂。”我这样说。

“让我帮你好吗？我决定帮你。”翅膀说。

我苦笑望着眼前令人怜爱的翅膀，她又能帮我些什么？但翅膀的鼓励给了我生的希冀。因为翅膀我不再孤独。不孤独会远离死亡。

当风把橙子叶吹得簌簌作响的时候，我们起程。穿过草坪和花园，来到多多家的门前。在那里，作为多多未婚夫的男子手拿鲜花，嘴角露出微微笑意。多多打开门，她走出来，依旧灿烂和美丽。他们牵着手在花园中漫步。

“她真美丽，”翅膀说，“我很嫉妒。”

“你也很美，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蜻蜓了。”我微笑，于是翅膀傻傻地笑。

这时，男子说话了。

“还有两天我们就结婚。你能把他忘记，我真高兴！”他脸上洋溢着快乐。

多多低头不语。她的长发遮住清秀的脸颊，不让阳光照到，也不让男子看到。也许多多还是不能将我忘记，我这样想着，欣喜若狂。

“去吻她，”翅膀推了我一下，“我相信婚礼上的新郎是你。”她说。

我冲过去，像一支出弩的箭。男子发现了，他狠命地挥手将我打落在地。

“讨厌的蜻蜓！”我听见男子的咒骂。他的愤怒源于多多的沉默。

我忍着剧痛，拼命逃回，伤心到了极点。我再次冲过去。我想如果我是一只帆，那风的方向是我宿命的港湾，我将欣然快意地驶向那里。要么拥有，要么死亡。

我的翅膀甚至碰到了多多的发梢，却又被男子一掌打落在地。我的身体被草丛缠住，费力地挣扎。男子的脚踩了过来，我绝望地看着还在沉思中的多多。死之前能再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我已满足。

我被拖起。是翅膀，她带我逃离险境。我们在不远处的花枝上歇息。男子却没有善罢甘休。

“来，我给你捉只蜻蜓玩。”他恶作剧般地笑着，奔向我们。

翅膀拖我逃向远方。我真想哭泣，但蜻蜓是没有眼泪的。翅膀把自己的大脑袋靠着我的头，她在安慰我。这时一颗露珠从头顶的叶子上滴落，滴在我俩的头上。

“瞧，这是眼泪，我的和你的。”翅膀说。

身上的伤口和心中的伤口使我整整昏迷了两天。这两天来，翅膀一直守在我身边，为我疗伤，让我觉得作为一只蜻蜓和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醒来。翅膀问我：“如果一只蜻蜓拥有爱情，那么，她是否能有一个像人一样的灵魂？”

我告诉她有的，拥有爱情的生命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

我恢复了体力。我们飞到举行婚礼的教堂，飞过喧哗的人群，一直飞向穿着婚礼的多多。

翅膀告诉我，她将先飞过去引开所有人的视线，让我再去吻多多。她把所有的危险都集于她一身，可不待我反驳，她已朝多多快速飞去。

她笑着，她的翅膀映出的五彩的光芒环绕着整个教堂。

“翅膀，不要啊！”我痛心地望着翅膀在人群中飞梭，然后跌落。

就在我吻多多的一瞬间，我的翅膀消失了，我恢复了人形，站在多多前。我顾不得去理人群的惊讶，也顾不得拥抱泪流满面的多多，就一下子跪在地上，托起昏迷不醒的翅膀，泪水滴落。

翅膀的身体开始慢慢挪动，她飞了起来。

“记得，一定记得我啊！喜欢你！”她吻了我，飞出教堂。

我看见翅膀的眼睛下有两滴泪，那是真正的蜻蜓的眼泪。

槟榔爱情 (1)

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上火车总跟抢亲似的。我身边这个男的愣是把前面的老大妈挤得直叫唤。我一个“瞬移”直接抢到那人前面，碉堡一样把他顶住。我说，大妈，别急，慢慢上。我一边说一边特别得意地看那人。那家伙一脸无奈，料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敢对我一个小女子怎么样。再说了，真打起来姐姐我也不一定怕他！

上车坐下以后我舒了一口气，又想起我妈经常对我说的。她说后悔晚生了我这么多年，要是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除“四害”那会儿把我给生出来，也就一块儿给消灭了。并且一定当“四害”之首，也省得现在祸害一家人，以后更要影响“四化”建设。我当时一脸不屑。我说毛主席除“四害”那会儿估计您老人家还没生育能力吧？我妈一听就过来拧我耳朵，那可真叫狠，我耳朵都成麻花了。

在我们家我就是个“混世魔王”。我爸、我妈、我哥都怕我怕得要命。怕得有时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我哥，他每次进门总要先探进头来惊惶地东张西望，确定我没在家之后才放心地整整齐齐领走进来。要是碰巧被我撞见，那他可惨了。我一把把他拉到床上先单挑一回。这种单挑游戏我从小玩到大，认为是最好玩的游戏了。先一个“横扫千军”，再一个“兔子蹬鹰”，反正他也不敢还手。我一边打一边“严词逼供”：这几天都去哪了？给我带礼物没？上次和你在一块儿的那女孩是谁等一大堆问题。我哥总是一脸强忍的虚伪的笑，对我的问题不敢有一丝隐瞒。

也没办法，谁让我最崇拜我哥了。他又高又帅，工作又出色，年纪轻轻就混上了公司营销部经理的职位，从小在我的欺压下练就了一个温文尔雅的性格，谁见了不喜欢？我那帮狐朋狗友早就对我哥垂涎三尺了，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通过我和他接近，作为我哥的私人保镖我几次三番地击退她们的猛烈进攻，她们那两下子怎么能做我大嫂呢？

自从看了《蓝色生死恋》那个韩剧之后我就不止一次问我妈。我说，妈，我是您亲生的吗？我妈就拿菜刀追我，我说，要不，我哥是捡来的也行啊！在确定这个想法不能成为现实之后，我就一门心思、丧心病狂地找男朋友，找一个像我哥一样的。后来我才明白，我纯粹是“空想社会主义”，周围这群男生不是傻不拉几就是故作深沉，更有口臭的也来凑热闹。几个纨绔子弟还对我使出了死缠烂打的手段，使我受尽折磨。我最终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我把我哥拉出来，得意地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男朋友，不服气的就重新投胎去！让他们彻底死心。

估计我哥是担心再被我这么折磨下去，他小命就搭上了。心一横把自己调到了上海，可他孙猴子又怎么逃得过我如来佛祖的五指山？这不，学校一放假我就登上去上海的火车。

这次去我特地买了我哥特别喜欢的槟榔。我哥从三年前在云南度假回来就开始习惯每天嚼这东西。每次都独自一人在屋里默默地嚼，嚼的时候一脸柔情，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东西叫槟榔，还以为是罂粟呢！我哥嚼的时候又神神秘秘得让我好一段时间都以为他在吸毒。我声泪俱下地劝他改邪归正，把他笑得要命。他硬塞我嘴里一个，那股浓烈的刺激味道叫我喉咙发烧鼻子发酸。我一口吐出来说，哥，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才嚼这东西惩罚自己。我哥笑着说这叫槟榔，阿昌族都有嚼槟榔的习俗呢！我说阿昌族是哪国的？气得我哥直瞪眼。

槟榔爱情 (2)

想到这我眼前又出现了我哥那神气活现的样儿，我就像痴呆病人似的对着对面那人傻笑起来，那人还以为我在笑他呢！掏出手巾一个劲地在自己脸上抹。我猜这人平时一定特邋遢，吃饭总往脸上抹，要不，那么心虚干吗？

一出车站我就看我哥身着西装在那毕恭毕敬地候着我呢！我冲过去一个猴跳直接骑在了他脖子上，周围一群人立刻把目光聚拢在我俩身上。我只好跳下来，心想：这又不是动物园，想看耍猴的，新鲜！

我哥领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据说是三室一厅，要知道上海这地方住房贵得跟金块砌成的一样，可见我哥混得不赖。一路上我挽着我哥的胳膊又蹦又跳，我想别人一定以为我俩是情侣呢！这让我得意忘形，我就盼望路上能遇见我哥的同事，那人一脸羡慕地对我哥说，这是你女朋友吗？你真有福气！我这么想着就到了家。

我正等着我哥拿钥匙开门呢！门自动开了。里面是一个女人，娇弱身躯，面容娴静而焦黄，整个一现代版的林黛玉。我立马一脸歉意说，对不起，认错门了。我哥说没错，进来吧！我一听这话指着我哥的鼻子就想骂：好小子，你敢在这包二奶！又想我哥还没结婚呢！哪来二奶？眼前这女人一副拘谨、怯怯的样子，让我硬是把这话给活生生地咽下去了。我就装成老成世故的样子满脸伪装热情地跑过去握紧她的双手说，妹子，多大了？可没等我说完我哥就开口了。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漠雪，漠雪，这是阿夏雅，你以后要叫夏雅姐。”

就这么着我成了妹妹，要不怎么说后下手遭殃呢！

那女人拘谨得像个村姑，想到村姑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苦大仇深的白毛女形象。阿夏雅说，漠雪你好，经常听你哥提起你呢！没说完就咳起来，林黛玉弱不禁风的身体左右摇晃，我似乎觉得眼前花瓣飘落，阿夏雅就在落花中给挂了。

我哥一见她咳，立刻过去扶她，那个体贴就甭提了。我就奇怪和他相处二十年了也没见他对我这么温柔过，我于是也跟着咳，干咳。

阿夏雅一脸歉意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身体不好，让你哥陪你吧！我皮笑肉不笑地对她点点头，我正求之不得呢！她让我觉得别扭。我哥默默地把她扶去她自己的房间，我看着哥哥的背影，恍惚中觉得他很是憔悴。

我哥再过来我就一把把他按在了沙发上。他屋里有这么个陌生女人我能不惊讶吗？我脸都绿了。我说，哥，别告诉我这是你女朋友。我哥像泰山一样泰然。他说你个小丫头什么时候变聪明了？没错！他就是我女朋友。他说这话是严肃认真的，我又想起了他以前嚼槟榔时的表情。

我的心一时如打翻了五味瓶，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哥找了这么一个女朋友。在以前的想象中我未来的大嫂可是个才华出众、相貌脱俗的人，不是中国十大杰出女青年也是一思想超前的现代女性吧！我现在特别后悔以前阻止我那帮狐朋狗友和我哥接近，她们中随便哪一个挑出来也比阿夏雅这个病秧子强啊！我估计要是让她们知道了一定会到处追杀我，免不了要横尸街头。我就想到家一定要把这事瞒住，严刑逼供也不说，小命要紧啊！

我说哥，你逗我吧？要不，这半年来你的审美观也跌落得太厉害了吧！上海也不是没美女的地方，你是玩个性啊，还是变态片看多了？找这么一个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敢卖给保险的主儿，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

槟榔爱情 (3)

我哥一听就急了，眼红得像兔子。我哥说闭嘴！你来这就好好待着，就给我老实点，我告诉你我喜欢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我还要和她结婚，过一辈子，你以后少贫！

他猛然的暴风雨把我打成了雕塑。从小到大他还没有和我这样说过话，果然我妈说得没错，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何况我只是他妹妹。我就问自己眼前这人是我哥吗？怎么这么陌生？莫非被阿夏雅施了迷魂###？刚来时那股兴奋劲一扫而光，我倔强地望着他，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

我哥可能是觉得说过火了，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恢复了以往的温柔。他说，小雪，刚才我太激动了，你别往心里去。有好多事情，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我也不理他，把包里的槟榔一下子丢在沙发上，“啪”的一声，这声音大得令我满意。我哥一见那槟榔就摸着后脑勺对我傻笑。以前他要是犯了错误就会来这一手。那笑的样子太动人，凡是女人都会心软。我终于忍不住“扑”的一声笑了出来。怎么说他也是我哥呀！

可我就是不喜欢阿夏雅，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无法改变。再加上我是一如此的热血青年，这种反感就无法掩饰，见她我就绷着脸尽量少和她说话。我不找茬已经很不易了。要知道我向来是个鸡蛋里能挑出骨头的主儿，深晓古代帝王的名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在我哥的面子上，也看在阿夏雅对我这个未来的小姑子敬让有加的分上不和她“计较”。为了少和她接触我天一亮就去逛街。我从小爱逛街，喜欢像小痞子似的招摇过市、到处惹事。我哥说逛街是我到目前为止残存的唯一女性特征了。听这词儿，“残存”、“唯一”，有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吗？不过我心里清楚这个女性特征也有待验证。出来时听说我哥早就在公司告了假，我还挺感动，以为他是陪我呢！一开始我哥也的确陪我逛了两次街。毕竟我初来上海又是个路盲，像我这么漂亮又少

心眼的人被拐卖了一点不新鲜。可他和我在一块儿总是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满面愁容跟丢了魂似的，看他受罪的样子我心里更难受。

我说，得了，哥，你还是回去陪你那个阿夏雅吧！我一个人逛更好。我这么一个火树银花、活泼潇洒的时尚女性旁边傍一个愁眉苦脸的大男人，我觉得丢脸！

他倒真听话，感激地望我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人丢在车水马龙的淮海路上，一刹那我眼前一片茫然。我这才明白他告假根本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他那个未来的新娘。我开始恨阿夏雅了，觉得她把哥哥对我的爱夺走了。

可能是我的恨真的起到了效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发誓以后也不敢轻易地恨一个人了。在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之后阿夏雅从我哥家里搬了出去，直接搬进了医院。当时我刚进门。阿夏雅见我一身热汗就说要给我从冰箱拿饮料，我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在家里我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阿夏雅急匆匆向冰箱那走，刚打开冰箱就一头扎进去了，我从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傻子似的待在那，嘴巴张得大大的，都忘了过去扶她。在厨房做饭的哥哥一个箭步冲过去扶起她，让我叫救护车。我看着阿夏雅没有血色的脸、发黑的眼圈，就想她不会死吧？她要是真这么死了我不成千古罪人了？我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电话拨错了好几次。